

未厭居習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0585B

未厭居習作

葉紹鈞著

開明文學新刊

未厭居習作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六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著作者

葉紹鈞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自序

我的散文曾經在十年前和俞平伯先生的散文合在一起，取名劍鞘，由樸社出版。以後寫的，經過一番選剔，取名脚步集，由新中國書局出版。集子出版之後，自己看看，總覺得像個樣子的文篇不多，淘汰還不見得乾淨，引起深切的慚愧。最近兩三年來，又寫了一些散文。朋友勸說，不妨再來一本。我就把這些新作也選剔一番，再把劍鞘和脚步集裏比較可觀的幾篇加進去，又補入當時搜尋不到的幾篇，成爲這一本集子。

我常常想，有志繪畫的人無論愛好甚麼派頭，或者預備開創甚麼派頭，他總得從木炭習作入手。有志文藝的人也一樣，自由自在寫他的經驗和意想就是他的木炭習作。無奈我們從前的國文教師不很留心這一層，所出題目往往教我們向自己的經驗和意想以外去尋話說，這使我們在技術修練上吃了不小的虧。吃了虧只有想法補救，有甚麼經

驗就寫，有甚麼意思就寫，一方面可以給人家看看，一方面就好比學畫的描畫一個石頭人頭。即使沒有大的野心，不預備寫甚麼傳世的大作，這樣修練也是有益的。能把自已的經驗和意想暢暢快快地寫出來，在日常生活上就有不少的便利。我是存着這種想頭寫這些散文的，所以給這一本集子取了個「習作」的名字。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葉紹鈞。

目次

沒有秋蟲的地方……………一

藕與蓴菜……………四

看月……………八

牽牛花……………二

天井裏的種植……………一四

速寫……………二

「蘇州光復」……………三五

「說書」……………二九

「崑曲」……………三四

幾種贈品·····	三九
三種船·····	四四
讀書·····	五八
養蜂·····	六一
薪工·····	六四
文明利器·····	六七
「怎麼能·····」	七一
「雙雙的腳步」·····	七五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八一
做了父親·····	八八
中年人·····	九四
兒子的訂婚·····	九七

過去隨談·····	101
將離·····	112
客語·····	117
回過頭來·····	126
捐鎗的生活·····	136
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	143
戰時瑣記·····	147
沒有日記·····	150
「心是分別不開的」·····	152
與佩弦·····	167
兩法師·····	175
不甘寂寞·····	186

過節	一九二
詩人	一九四
水患	二〇一

沒有秋蟲的地方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是鶉鴿箱裏的生活，鶉鴿未必這樣趣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啼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蟲的聲音。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裏本沒有秋蟲這東西。阿，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朵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閒；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秋蟲的合奏。

牠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彷彿曾經過樂師的精心訓練，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牠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各抒靈趣，那有不成兩間絕響的呢。

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勞人的感歎，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所蘄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頭來辨嘗牠；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爲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蟲聲終於是足繫戀念的東西。又況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數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美妙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作

藕與蓴菜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健康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為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晨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若滿塗污泥，就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手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

渴過路的人便站住了，紅衣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頭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一些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捨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點的水果鋪子裏，位置在金山蘋果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叫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喫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喫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喫的。他們也不是自己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喫了。只有孩子很高

興，他把這許多片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的要求。

因為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喫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地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盃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以喫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喫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纔算也嘗了新了。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為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只在故鄉有，便繫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

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就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作

看 月

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裏的人對於月亮的圓缺隱現是不甚關心的。所謂「天井」不到一丈見方的面積。至少十六枝光的電燈每間裏總得掛一盞。環境限定，不容你有關心到月亮的便利。走到路上，還沒「斷黑」已經一連串地亮着街燈。有月亮吧，就像多了一盞街燈。沒有月亮吧，猶如一盞街燈損壞了，不會亮起來。誰留意這些呢？

去年夏天，我曾經說過不大聽到蟬聲，現在說起月亮，我又覺得許久不見見月亮了。只記得某夜夜半醒來，對窗的收音機已經沈默了，隔壁的「馬將」也歇了手，各家的電燈都經熄滅，一道象牙色的光從南窗透進來，把窗櫺印在我的被袱上。我略微感得驚異，隨即想到原來是月亮光。好奇地要看看月亮本身，我向窗外望去。但是，一會兒，月亮被雲遮沒了。

從北平來的人往往說在上海這地方怎麼「獸」得住。一切都這樣緊張。空氣是這樣齷齪。走出去很難得看見樹木。諸如此類，他們可以舉出一大堆。我想，月亮彷彿失去了這一點，也該是他們所認為在上海「獸」不住的理由吧。若果如此，我倒並不同意。在生活的諸般條件裏列入必須看月亮一項，那是沒有理由的。清曠的襟懷和高遠的想像力未必定須由對月而養成。把仰望的雙眼移注地面，同樣可以收到修養上的效益，而且更見切實。可是，我並非反對看月亮，只是說即使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罷了。

最好的月色我也曾看過。那時在福州的鄉下，地當閩江一折的那個角上。某夜，靠着樓闌直望。閩江正在上潮，受着月光，成爲水銀的洪流。江岸諸山略微籠罩着霧氣，呈現新樣的姿態，不復是平日看慣的那幾座山了。月亮高高停在天空，非常舒泰的樣子。從江岸直到我的樓下是一大片沙坪，月光照着，茫然一白，但帶一點青的意味。不知什麼地方送來晚香玉的香氣。也許是月亮的香氣吧，我這麼想。我胸中不起一切雜念，大約歷一刻鐘之久，纔回轉身來。看見蠟粉牆上印着我的身影，我於是重又意識到了我。

那樣的月色如果能得再看幾回，自然是愉悅的事情，雖然前面我說過「即使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

牽牛花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裏。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無從取得新的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邊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錢向他買一點，他不肯。

從城隍廟的花店裏買了一包過燐酸骨粉，攪和在每一盆泥裏，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脚，從牆頭垂下十條麻線，每兩條距離七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年的新計劃，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未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便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堆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脚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

程，或者會好一點；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蕾，像穀粒那樣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蕾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時的花蕾纔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裁剪成的。這自然是過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爲繫人心情的所在，早上纔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裏小立一會兒。那藤蔓纏着麻線捲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卻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朝這邊，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邊了。前一晚祇是菜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早起看時，便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着一兩張滿被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小花蕾，而未梢又有了菜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有時認着

牆上的斑駁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裏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卻默契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呆對着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開花，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天井裏的種植

搬到上海來十多年，一直住的弄堂房子。弄堂房子，內地人也許不明白是甚麼式樣。那是各所一律的：前牆通連，隔牆公用；若干所房子成爲一排；前後兩排間的通路就叫做「弄堂」；若干條弄堂合起來總稱甚麼里甚麼坊，表示那是某一個房主的房產。每一所房子開門進去是個小天井。天井，也許又有人不明白是甚麼。天井就是庭除；弄堂房子的庭除可真淺，只須三四步就跨過了，橫裏等於一所房子的闊，也不過五六步光景，如果從空中望下來，一定會覺得那個「井」字怪適當的。天井跨進去就是正間。正間背後橫生着扶梯，通到樓上的正間以及後面的亭子間。因爲房子並不寬，橫生的扶梯穀不到樓上的正間，碰到牆，轉彎向前去，又是四五級，那纔是樓板。到亭子間可不用加這四五級，所以亭子間比樓正間低。亭子間的下層是灶間；上層是曬臺，從樓正間另一旁的扶梯走上去。

近年來常常在文人筆下出現的亭子間就是這麼局促悶損的居室。然而弄堂房子的結構確值得佩服；俗語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弄堂房子就合着這樣經濟的條件。

住弄堂房子，非但栽不起深林叢樹，就是幾棵花草也沒法種，因為天井裏完全鋪着水門汀。你要看花草只有種在盆裏。盆裏的泥往往是反覆地種過了幾種東西的，一點養料早被用完，又沒處去取肥美的泥來加入；所以長出葉子來開出花朵來大都瘦小得可憐。有些人家嫌自己動手麻煩，又正有餘多的錢足以對付小小的奢侈的開支，就同花園子約定，每個月送兩回或者三回的盆景來；這樣，家裏就長年有及時的花草，過了時的自有花匠拿回去，真是毫不費事。然而這等人家的趣味大都在不缺少一種照例應有的點綴，自己的生活跟花草的生活卻並沒有多大的干係；只要看花匠拿回去的，不是乾枯了葉子，就是折斷了枝幹，可見我這話沒有冤枉了他們。再有些人家從小菜場買一點折枝截莖的花草，拿回來就插在花瓶裏，不像日本人那樣講究甚麼「花道」，插成「亂柴把」或者「喜鵲窠」都不在乎；直到枯萎了，拔起來向垃圾桶一丟，就此完事。這除了「我家

也有一點花草」以外，實在很少意味。

我們樂於親近植物，趣味並不完全在看花。一條枝條伸出來，一張葉子展開來，你如果耐着性兒看，隨時有新的色澤跟姿態勾引你的歡喜。到了秋天冬天，吹來幾陣西風北風，樹葉毫不留戀地掉將下來；這似乎最乏味了。然而你留心看時，就會發見枝條上舊時生着葉柄的處所，有很細小的一粒透露出來，那就是來春新枝條的萌芽。春天的到來是可以預計的，所以你對着沒有葉子的枝條也不至於感到寂寞，你有來春看新綠的希望。這固然不值一班珍賞家的一笑，在他們，樹一定要尋求佳種，花一定要能夠入譜，尋常的種類跟譜外的貨色就不屑一看；但是，果能從花草方面得到真實的享受，做一個非珍賞家的「外行」又有甚麼關係。然而買一點折枝截莖的花草來插在花瓶裏，那是無法得到這種享受的；叫花匠每個月送幾回盆景來也不行，因為時間太短促，你不能讀遍一種植物的生活史；自己動手弄盆栽當然比較好，可是植物入了盆猶如鳥兒進了籠，無論如何總顯得拘束，滯鈍，跟原來不一樣。推究到底，只有把植物種在泥地裏最好。可是那里來

泥地呢？弄堂房子的天井裏有的是堅硬的水門汀！

把水門汀去掉；我時時這樣想，並且告訴別人。關切我的人就提出了駁議。有兩說：又不是自己的房產，給點綴花木犯不着，這是一說；誰知道這所房子住多少日子，何必種了花木讓別人看，這是又一說。前者着眼在經濟；後者只怕徒勞而得不到報酬。這種見識雖然不能叫我信服，可是究屬好意；我對他們都致了感謝的意思。然而也並沒有立刻動手。直到三年前的冬季，纔真個把天井裏的水門汀的兩邊鑿去，只留當中一道，作為通路。水門汀下面滿是甄礫，煩一個工人用了獨輪車替我運開去。他就從不很近的田野裏載回來泥土，倒在鑿開的地方。來回四五趟，泥土同留着的水門汀一樣平了。於是我買一些植物來種下，計薔薇兩棵，紫藤兩棵，紅梅一棵，芍藥根一個。薔薇跟紫藤都落了葉，但是生着葉柄的處所，萌芽的小粒已經透出來了；紅梅滿綴着花蕾，有幾個已經展開了一兩瓣；芍藥根生着嫩紅的新芽，像一個個筆尖，尤其可愛。我希望牠們發育得壯健一點，特地從江灣買來一片豆餅，融化了，分配在各棵的根旁邊；又聽說芍藥更需要肥料，先在安根處所

的下面埋了一條豬的大腸。

不到兩個月，一二八戰役起來了。停戰以後，我回去檢殘餘的東西。天井完全給碎甌斷板掩沒。只紅梅的幾條枝條伸了出來，還留着幾個乾枯的花萼；新葉全不見，大概是沒有命了。當時心裏充滿着種種的忿恨，一瞥過後，就不再想到花呀草呀的事。後來回想起來，纔覺得這回的種植真是多此一舉。既沒有點綴人家的房產，也沒有讓別人看到甚麼，除了那棵紅梅總算看到了半開以外，一點效果都沒有得到，這纔是確切的「犯不着」。然而當初提出駁議的人並不會想到這一層。

去年秋季，我又搬家了。經朋友指點，來看這一所房子，纔進里門，我就中了意，因為每所房子的天井都留着泥地，再不用你費事，只一條過路塗的水門汀。搬了進來之後，我就打算種點東西。一個賣花的由朋友家介紹過來了。我說要一棵垂楊，大約齊樓上的欄干那麼高。他說有，下禮拜早上送來。到了那禮拜天，一家的人似乎有一位客人將要來來的樣子，都起得很早。但是，報紙送來了，到小菜場去買菜的回來了，垂楊卻沒有消息。那賣花

的「放生」了吧，不免感到失望。忽然，「樹來了！樹來了！」在弄堂裏賽跑的孩子叫將起來。三個人扛着一棵綠葉蓬蓬的樹，到門首停下；不待豎直，就認知這是楊樹而並不是垂楊。爲甚麼不帶垂楊來呢？種活來得難哩，價錢貴得多哩，他們說出好些理由。不垂又有甚麼關係，具有生意跟韻致是一樣的。就叫他們給我種在門側；正是齊樓上的欄干那麼高。問多少價錢，兩塊四，我照給了。人家都說太貴，若在鄉下，這樣一棵楊樹值不到兩毛錢。我可不這麼想。三個人的勞力，從江灣跑了十多里路來到我這里，並且有一棵綠葉蓬蓬的楊樹，還不值這一點錢嗎？就是普通的商品，譬如四毛錢買一雙襪子，一塊錢買三罐香烟，如果撇開了資本吸收利潤這一點來說，付出的代價跟取得的享受總有點抵不過似的，因爲每樣物品都是最可貴的勞力的化身，而付出的代價怎樣來的卻未必每個人沒有問題。

楊樹離開了一會地土，種下去過了三四天，葉子轉黃，都軟軟地倒垂了；但枝條還是綠的。半個月後就是小春天氣，接連十幾天的暖和，枝條上透出許多嫩芽來；這尤其叫人

放心。現在吹過了幾陣西風，節令已交小寒，這些嫩芽枯萎了。然而清明時節必將有一樹新綠是無疑的。到了夏天，繁密的柳葉正好代替涼棚，遮護這小小的天井；那又合於家庭經濟原理了。

楊樹以外我又在天井裏種了一棵夾竹桃，一棵綠梅，一條紫藤，一叢薔薇，一個芍藥根，以及叫不出名字來的兩棵灌木，又有一棵小刺柏。是從前住在這裏的人家留下來的。天井小，而我偏貪多；這幾種東西長大起來，必然彼此都不舒服。我說笑話，我安排下一個「物競」的場所，任牠們去爭取「天擇」吧。那棵綠梅花蕾很多，明後天有兩三朵開了。

速寫

密雨初收，海面漫着白色的霧氣。時間是傍晚了。那些海島化爲淡淡的幾搭影子。

十幾條帆船繫纜在石埠上，因波浪的激盪，時而貼近石埠，時而離得遠些。客人的行李包裹都已放入船艙。船夫相對說笑，聲音消散在蒼茫之中；有幾個在船梢睡覺，十分酣暢，彷彿全忘了等一會兒將有一番盡力掙扎的工作。

客人懷着游覽以後的快感與不滿或者朝過了聖地的虔敬的歡喜在石埠上等待，不免時時回頭望那題着「南海聖境」的牌坊。牌坊可真惡俗，像上海、杭州大銀樓的門面。

風緊，穿着單衫，頗有寒意。

「來了！」不知誰這樣一聲喊，石埠上與帆船上的人頓時動亂起來。我直望，白茫茫

而外無所見。

在船舷與岸石擊撞聲中我們登了豫定的帆船。站穩，手扶着夾持桅杆的木板。船夫匆忙地解纜，把舵搖櫓。那普陀的門戶便向東旋轉了。回看其他的船，有大半行在我們前頭，相距十來丈遠。

記起幾年前的一個寒夜從江陰渡江，張着帆，風從側面來，背風的一面船舷幾乎沒入水；渡客齊靠在受風的一面，兩脚用力踏着艙板，彷彿覺得立刻會一脫脚橫倒下來似的。兩相比較，眼前這一點顛盪算不得什麼了。

望見星兒般的幾點光亮了，是開來的輪船上的電燈。定睛細認，我纔看清了輪船的輪廓。我們這船並不準對着輪船行駛，卻取斜出的路徑。

突然間船夫急促而力強地搖着櫓；船尾好似增加了不少重量，致使船頭昂起。這當兒船身輕捷地轉了向，筆直前駛；輪船的左側就在我們前面了。

當靠近輪船時，先已伸出的竹篙有如求援的手，搭一下，鉤住了輪船的鐵闌。船身便

上下拋盪，像高速度的摩托車疊次經過陡峭的橋。左右兩邊是先到這裏鉤住了輪船的帆船，船舷和船舷相磨擦，相擊撞；我想，我們這船會被擠得離開水面吧。

輪船並不停輪，伸出求援的手的帆船依附着他行進。他右側的兩扇鐵門早經洞開，客人便攀援着鐵闌或繩索慌亂地爬上去。行李包裹附着在肩背上或臂彎裏，並沒意義的叫喊聲幾乎瀰漫於海天之間。

乘着輪船開行之勢，我們這船與輪船並行了。昌羣兄與小墨搶先爬了上去，混入紛亂的旅客中間。我提起小皮箱正想舉足，一個浪頭從兩船間湧起，使船夫不得不讓竹篙脫鉤。船便離開了輪船。

「喂，喂，」我有點兒慌急。

搭一下，竹篙鉤住了另一帆船的船尾，船夫指點我可從那裏上輪船。

我跨上那帆船，蹣跚地走到牠的左舷。浪頭總想分開輪船與帆船的连接似的，又從兩船間湧了起來。看船夫又將讓竹篙脫鉤，我只得奮力舉一隻腳踏在輪船的門限。不知

誰伸給我一隻手，我握住了，身子一騰躍，便離開了帆船。

門內是一個祇排列坐椅的大統艙，電燈光耀得人目眩。我立刻給熱悶污臭的空氣包圍住了。

「蘇州光復」

革命，一般市民都不曾嘗過牠的味道。報紙上記載着什麼什麼地方都光復了，眼見蘇州地方的革命必不可免，於是竭盡想像的能力，描繪那將要揭露的一幕。想像實在貧弱得很，無非開鎗和放火，死亡和流離。避往鄉間去吧，到上海去作幾時寓公吧，這樣想的，這樣幹的，頗有其人。

但也有對於尙未見面的革命感到親熱的。理由卻很簡單。革了命，上頭不再有皇帝，誰都成爲中國的主人，一切事情就辦得好了。這類人中以青年學生爲多。上課簡直不當一回事；每天趕早跑火車站，等候上海來的報紙，看前一天又有那些地方光復了。

一天早上，市民相互悄悄地說：「來了！」什麼東西來了呢？原來就是那引人憂慮又惹人喜愛的革命。牠來得這麼不聲不響，真是出乎全城市民的意料之外。倒馬桶的農人

依然做他們的傾注滌蕩的工作，小茶館裏依然坐着一壁洗臉一壁打呵欠的茶客。只站岡巡警的衣袖上多了一條白布。

有幾處橋頭巷口張貼着告示，大家纔知道江蘇巡撫程德全換稱了都督。那一方印信據說是倉卒間用硯臺刻成的。

青年學生爽然了，革命絕對不能滿足他們的浪漫的好奇心。但是對於開鎗、放火、死亡、流離惴惴的那些人卻欣欣然了，他們逃過了並不等閒的一個劫運。

第二年，地方光復紀念日的晚上，舉行提燈會。初等小學校的學童也跟在各團體會員、各學校學生的後面，擎起紅紅綠綠的紙燈籠，到都督府的堂上繞行一週；其時程都督坐在偏左的一把藤椅上，拈髯而笑。

在繞行一週的當兒，學童便唱那習熟了的歌詞。各學校的歌詞不盡相同，但大多數唱下錄的兩首：

蘇州光復，直是蘇人福。

.....

草木不傷，雞犬不驚，軍令何嚴肅？

我輩學生，千思萬想，全靠程都督。

*

哥哥弟弟，大家在這裏。

問今朝提燈歡祝，都爲啥事體？

爲我都督，保我蘇州，永世勿忘記。

我輩學生，恭恭敬敬，大家行個禮。

可惜第一首的第二行再也想不起來了。這兩首歌詞雖然由學童唱出，雖然每一首有一句「我輩學生」，而並非學童的「心聲」是顯然的。

革命什麼，不去管牠。蒙了「官辦革命」的福，「草木不傷，雞犬不驚」什麼都得以保全，這是感激涕零，「永世」不能「忘記」的。於是借了學童的口吻，表達衷心的愛戴。

此情此景，令人想起幽風七月的末了幾句：

躋彼公堂，

稱彼兇觥，

萬壽無疆！

「說書」

因為我是蘇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談談蘇州的「說書」。我從七八歲的時候起，私塾裏放了學，常常跟着父親去「聽書」。到十三歲進了學校纔間斷，這幾年間聽的「書」真不少。「小書」像珍珠塔、描金鳳、三笑、文武香球，「大書」像三國志、金臺傳、水滸、英烈，都不止聽了一遍，最多的到三遍四遍。但是現在差不多忘記乾淨了，不要說「書」裏的情節，就是幾個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說不齊全了。

「小書」說的是才子佳人，「大書」說的是江湖好漢跟歷史故事，這是大概的區別。「小書」在表白裏夾着唱詞，唱的時候說書人彈着三弦；如果是兩個人，另外一個人就彈琵琶或者打銅絲琴。「大書」沒有唱詞，完全是表白。說「大書」的那把黑紙扇比較說「小書」的更爲有用，幾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李逵手裏的板斧，趙子龍手

裏的長槍，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諸葛亮不離手的鵝毛扇，都是那把黑紙扇。

說「小書」的唱唱詞據說依「中州韻」的，實際上十之八九是方音，往往ㄅ不分，「真」ㄩ庚」同韻。唱的調子有兩派：一派叫做「馬調」；一派叫做「俞調」。質樸；「俞調」宛轉。「馬調」容易聽清楚；「俞調」抑揚太多，唱得不好，把字音變了，就聽不明白。「俞調」又比較是女性的，說書的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人，勉強逼緊了喉嚨，發出撕裂似的聲音來，真叫人坐立不安，滿身肉麻。

「小書」要說得細膩。珍珠塔裏的陳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贈給方卿，不便明言，只說是乾點心。她從閨房裏取了珍珠塔走到樓梯邊，心思不定，下了幾級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跨下來，這樣上下有好多回；後來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裏了，再三叮囑，叫他在路上要當心這乾點心。這些情節在名手都有好幾天可以說。於是聽衆異常興奮，互相提示說，「看今天陳小姐下不下樓梯」或者說，「看今天叮囑完了沒有。」

「大書」比較「小書」尤其着重表演。說書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張半桌，偶然

站起來，也不很容易迴旋，可是同戲子上了戲臺一樣，交戰，打擂臺，都要把雙方的姿勢做給人家看。據內行家的意見，這些動作要做得沈着老到，一絲不亂，才是真工夫。說到這等情節自然很喫力，所以這等情節也就是「大書」的關子。譬如聽水滸，前十天半個月就傳說「明天該是景陽岡打虎了」，但是過了十天半個月，還只說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岡子去。

說「大書」的又有一聲「咆頭」，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長的喊叫，舌頭打着滾，聲音從闊大轉到尖銳，又從尖銳轉到奔放，有本領的喊起來，大概佔到一兩分鐘的時間，算是勇夫發威時候的吼聲。張飛喝斷瀾陵橋就是這麼一聲「咆頭」。聽衆聽到了「咆頭」，散出書場去還覺得津津有味。

無論「小書」和「大書」說起來都有「表」跟「白」的分別。「表」是用說書人的口氣敘述；「白」是說書人代書中人說話。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說書人自己的聲口，而「白」的部分必須起角色，生旦淨丑，男女老少，各如書中人的身分。起角色的時

候，大概貼旦丑角之類仍舊用蘇白，正角色就得說「中州韻」，那就是「蘇州人說官話」了。

說書並不專說書中的事，往往在可以旁生枝節的地方加入許多「穿插」。「穿插」的來源無非笑林廣記之類，能夠自出心裁編排一兩個「穿插」的自然是能手了。關於性的笑話最受聽衆歡迎，所以這類的「穿插」差不多每回可以聽到。最後的警句說了出來之後，滿堂聽衆個個哈哈大笑，一時闔不攏嘴來。

書場設在茶館裏。除了蘇州城裏，各鄉鎮的茶館也有書場。也不止蘇州一地，大概整個吳方言區域全是這種說書人的說教地。這直到如今還是如此。聽衆是所謂士紳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農人。從前女人不上茶館聽書，現在可不同了。他們在書場裏欣賞說書人的藝術，同時得到種種的人生經驗：公子小姐的戀愛方式，何用式的陰謀詭詐，君師主義的社會觀，因果報應的倫理觀，江湖好漢的大塊分金，大碗喫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間，無法抵抗……也說不盡這許多，總之，那些人生經驗是非現代的。

現在，書場又設到無線電播音室裏去了。聽衆不用上茶館，只要旋轉那「開關」，就可以聽到叮叮咚咚的弦索聲或者海瑞華太師等人的一聲長嗽。非現代的人生經驗卻利用了現代的利器來傳播，這真是時代的諷刺。

「崑曲」

崑曲本是吳方言區域裏的產物，現今還有人在那裏傳習。蘇州地方，曲社有好幾個，退休的官僚，現任的善堂董事，從課業練習簿的堆裏溜出來的學校教員，專等冬季裏開棧收租的中年田主少年田主，還有諸如此類的一些人，都是那幾個曲社裏的社員。北平並不屬於吳方言區域，可是聽說也有曲社，又有私家聘請了教師學習的，在太太們能唱幾句崑曲算是一種時髦。除了這些「愛美的」唱曲家偶而登臺串演以外，「職業的」演唱家只有一個班子，這是唯一的班子了，就是上海大千世界的仙霓社。逢到星期日，沒有甚麼事情來逼迫，我也偶而跑去，看他們演唱，消磨一個下午。

演唱崑曲是廳堂裏的事情。地上鋪了一方紅地毯，就算是劇中的境界；唱的時候，笛子是主要的樂器，聲音當然不會怎麼響，但是在一個廳堂裏，也就各處聽得見了。搬上舊

式的戲臺去，雖然在一個並不廣大的戲院子裏，就不及平劇那樣容易叫全體觀衆聽清。如果搬上新式的舞臺去，那簡直沒有法子聽，大概坐在第五六排的人就只看見演員拂袖按鬢了。我不會做過考據工夫，不知道甚麼時候纔有演唱崑曲的戲院子。從一些零星的記載上看來，似乎明朝時候只有紳富家裏養着私家的戲班子。桃花扇裏有陳定生一班文人向阮大鍼借戲班子，要到雞鳴埭上去喫酒，看他的燕子箋，也可以見得當時的戲不過是幾十個人看看的東西罷了。我十幾歲的時候，蘇州城外有演唱平劇的戲院子兩三家，演唱崑曲的戲院子是不常有的，偶而開設起來，開羅不久，往往因爲生意清淡就停閉了。

崑曲澈頭澈尾是士大夫階級的娛樂品，宴飲的當兒，叫養着的戲班子出來串演幾齣，自然是滿寫意的。而那些戲本子雖然也有幽期密約，劫盜篡奪，但是總之歸結到教忠教孝，勸貞勸節，神佛有靈，人力微薄，這除了供給娛樂以外，對於士大夫階級也盡了相當的使命。就文詞而論，據內行家說，多用詞藻故實，不算希奇的，要像元曲那樣亦文亦話，

纔是本色。然而就是像了元曲，又何嘗能夠句句同口語一般，聽進耳朵就明白？況且崑曲的調子有非常迂緩的，一個字延長到了十幾拍，那就無論如何講究辨音，講究發聲跟收聲，聽的人總之難以聽清楚那是甚麼字了。所以，聽崑曲先得記熟曲文；自然，能夠通曉曲文裏的詞藻跟故實那就尤其有味。這又豈是士大夫階級以外的人所能辦到的？當初編撰戲本子的人原來不會爲大衆設想，他們只就自己的天地裏選取一些材料，演成悲歡離合的故事，藉此娛樂自己，教訓同輩，或者發發牢騷。誰如果說崑曲太不顧到大衆，誰就是認錯了題目。

崑曲的串演，歌舞並重。舞的部分就是身體的各種動作跟姿勢，唱到那一個字，眼睛應該看那裏，手應該怎樣，腳應該怎樣，都由老師傅傳授下來，世代遵守着。動作跟姿勢大概重在對稱，向左方做了這麼一個舞態，接下來就向右方也做這麼一個舞態，意思是使臺下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觀賞。譬如牡丹亭裏的游園一齣，杜麗娘小姐跟春香丫頭就是一對舞伴，自從閨中曉妝起，直到游罷回家止，沒有一刻不是帶唱帶舞，而且沒有一刻不

是兩個人互相對稱的。這一點似乎比較平劇跟漢調來得高明。前年看見過一本國劇身段譜，詳記平劇裏各種角色的各種姿勢，實在繁複非凡；可是我們去看平劇，就覺得演員很少有動作，如李陵碑裏的楊老令公，直站在臺邊儘唱，兩手插在袍甲裏，偶而伸出來揮動一下罷了。崑曲雖然注重動作跟姿勢，也要演員能夠體會才好，如果不知道所以然，只是死守着祖傳表演，也就跟木人戲差不多。

崑曲跟平劇在本質上沒有多大差別，然而後者比較適合於市民，而士大夫階級已無法挽救他們的沒落，所以崑曲的被淘汰是必然的。這個跟馬將代替了圍棋，豁拳代替了酒令，是同樣的情形。雖然有曲社裏的人在那裏傳習，然而可憐得很，有些人連曲文都解不通，字音都念不準，自以為風雅，實際卻是薛蟠那樣的哼哼，活受罪；等到一個時會到來，他們再沒有哼哼的餘閒，崑曲豈不將就此「絕響」？這也沒有甚麼可惜，崑曲原不過是士大夫階級的娛樂品罷了。

有人說，還有大學文科裏的「曲學」一門在。大學文科裏分門這樣細，有了詩，還有

詞，有了詞，還有曲，有了曲，還有散曲跟劇曲，有了劇曲，還有元曲研究跟傳奇研究，我只有欽佩讚歎，別無話說。如果真是研究，把曲這樣東西看做文學史裏的一宗材料，還牠一個本來面目，那自然是正常的事。但是人的癖性，往往會因為親近了某一種東西，生出特別的愛好心情來，以為天下之道盡在於是。這樣，就離開研究二字不止十里八里了。我又聽說某一個大學裏的「曲學」一門功課，教授先生在教室裏簡直就教唱崑曲，教臺旁邊坐着笛師，笛聲噓噓地吹起來，教授先生跟學生就一同愛愛愛……地唱着。告訴我的那位先生說這太不成話了，言下頗有點憤慨。我說，那位教授先生大概還沒有知道，仙霞社的臺柱子，有名的巾生顧傳玠，因為唱崑曲沒有前途，從前年起丟掉本行，進某大學當學生去了。

這一回又是望道先生出的題目。真是「漫談」，對於崑曲一點也沒有說出中肯的話。

幾種贈品

兩個月前，接到廈門寄來一封信。拆開來看，是不相識的廣洽和尚寫的；附帶贈我一張弘一法師最近的相片。信上說我曾經寫過那篇兩法師，一定樂於得到弘一法師的相片。猜知人家歡喜甚麼，就教人家享有那種歡喜，遙遠的阻隔不管，彼此還沒有相識也不管。這種情誼是很可感的。我立刻寫信回答廣洽和尚；說是謝，太浮俗了，我表示了永遠感激的意思。

相片是六寸頭，並非「藝術照相」；布局也平常，跟身旁放着茶几，茶几上供着花盆，茶盅的那些相片差不多。寺院的石牆作爲背景，正受陽光，顯得很亮；靠左一個石庫門，門開着，畫面就有了烏黑的長方形。地上鋪着石板，平乾淨。近牆種一棵樹，比石庫門高一點，平行脈葉很闊大，不知道是甚麼；根旁用低低的石圍圍成四方形，圍內透出些蘭草似的。

東西。一張半桌放在樹的前面，鋪着桌布；陳設的是兩疊經典，一個裝着畫佛的鏡框子，以及一個花瓶，瓶裏插着菊科的小花。這真所謂一副拍照的架子；依弘一法師的藝術眼光看來，也許會嫌得太呆板了；然而他對不論甚麼都歡喜滿足，人家給他這樣布置了，請他坐下來的時候，他大概連連地說「好的，好的」吧。他端坐在半桌的左邊；披着袈裟，摺痕很明顯；右手露出在袖外，拈着佛珠；腳上還是穿着行腳僧的那種布縷紐成的鞋。他現在不留鬚鬚了，嘴略微右歪，眼睛細小，兩條眉毛距離得很遠；比較前幾年，他顯得老了，可是他的微笑裏透露出更多的慈祥。相片上題着十個字「甲戌九月居晉水蘭若造」是他的親筆；照相師給印在前方垂下來的桌布上，頗難看。然而，我想，他看見了的時候，大概還是連連地說「好的，好的」吧。

收到照片以後不多幾天，弘一法師託人帶來兩個瓷碟子，送給丐尊先生跟我。鄭重地封裹着，一張紙裏面又是一張紙；紙面寫上囑咐的話，請帶來的人不要重壓。貼着碟子有個字條子：「泉州土產瓷碟二個，繪畫美麗，堪與和蘭瓷媲美，以奉丐尊聖陶二居士清

賞一音。」書法極隨便，不像他寫經語佛號的那些字幅的謹嚴，然而沒有一筆敗筆，通體秀美可愛。

盜碟子的直徑大約三寸。土質並不怎樣好，塗上了釉，白裏泛一點青；跟上海缸鬻店裏出賣的最便宜的碗碟差不多。中心畫着折枝；三簇葉子像竹葉，另外幾簇卻又像薔薇；花三朵，都只有闊大的五六瓣，說不來像甚麼；一隻鳥把半朵花掩沒了，全身輪廓作半月形，翅膀跟腳都沒有畫。葉子着的淡綠；花跟鳥頭，淡硃；鳥身跟鳥眼是幾乎辨不清的淡黃。從筆姿跟着色看，很像小學生的美術科的成績。和蘭盜是怎樣的，我沒有見過；只覺得這碟子比較那些金邊的畫着工細的山水人物的可愛。可愛在那里，貪省力的回答自然只消「古拙」二字；要說得精到一點，恐怕還有旁的道理呢。

前面說起照片，現在再來記述一張照片。賀昌羣先生游罷華山，寄給我一張十二寸的放大片。前幾年他在上海，親手照的相我見過好些，這一張該是他的「得意之作」了。這一張是直幅，左邊峭壁，右邊白雲，把畫面斜分作兩半。一條棧道從左下角伸出來，

那是在山壁上鑿成的僅能通過一個人的窄路；靠右歪斜地立着木闌干，有幾個人扶着木闌干向上走去。路一轉往左，就只見深黑的一道裂縫；直到將近左上角，給略微突出的石壁遮沒了。後面的石壁有三四處極大的凹陷，都作深黑，使人想那些也許是古怪的洞穴。所有的石壁完全赤裸裸的，只後面的石壁的上部挺立着一叢柏樹；枝條橫生，疎疎落落地點綴着細葉，類似「國畫」的筆法。右邊半幅白雲微微顯出濃淡；右上角還有兩塔極淡的山頂，這就不嫌寂寞，勾引人悠遠的想像——這裡叫做長空棧，是華山有名的險峻處所。

最近接到金葉女士封寄的兩顆紅豆。附信的大意說，家鄉寄來一些紅豆，同學看見了，一搶而光。這兩顆還是偷偷地藏起來的，因為好玩，就寄來給我。過一些時，更要變得鮮紅呢。從小讀「紅豆生南國」的詩，就知道紅豆這個名稱，可是沒有見過實物。現在金葉女士教我長些見識，自然歡喜。

紅豆作扁荷包形，跟大豆蠶豆絕不相像。皮硃紅色，光澤；每面有不規則形的幾搭略

微顯得淡些。一條潔白的臍生在荷包開口的部分，像小孩子的指甲。紅豆向來被稱爲樹，而有這生在莢內的果實，大概是紫籐一般的籐本。豆粒很堅硬，聽說可以久藏。如果拿來鑲戒指，倒是別有意趣的。

這里記述了近來得到的幾種贈品。比較起名畫跟古董來，這些東西尤其可貴，因爲這些東西浸漬着深厚的情誼。

三 種 船

一連三年沒有回蘇州去上坟了。今年秋天有一點空閒，就去上一趟坟。上坟的意思無非是送一點錢給看坟的坟客，讓他們知道某家的坟還沒有到可以盜賣的地步罷了。上我家的坟得坐船去。蘇州人上坟本來大都坐船，天氣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氣充塞的河面上暢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確是非常舒服的事情。這一趟我去，僱的是一條熟識的船。塗着的漆差不多剝落光了，窗框歪斜，平板破裂，一副殘廢的樣子。問起船家，果然，這條船幾年沒有上岸了。今年夏季大旱，船只好膠住在淺淺的河浜裏，那里還有甚麼生意，更那里來錢上岸修理。就是往年，除了春季上坟，船也只有停在碼頭上，迎曉風送夕陽的份兒，要想上岸，就好比叫化子做壽一樣困難。因為時世變了，近地往來，有黃包車可以代步，遠一點到各鄉各鎮去，都有了小輪船，不然，可以坐紹興人的「噹噹船」也並不比小輪船慢。

而且價錢都很便宜。如果沒有上坟這一件事情，蘇州城裏的船只怕要被劈做柴燒了吧。而上坟的事情大概是要衰落下去的，就像我，已經改變到三年上一趟坟了。

蘇州城裏的船叫做「快船」，同別地的船比較起來，實在是並不快的。因為不預備經過甚麼長江大湖，所以喫水很淺，船底闊而平。除了船頭是露天的以外，分做頭艙中艙跟艙篷三部分。頭艙可以搭高來，讓人站直不至於碰頭頂。兩旁邊各有兩把或者三把小巧的靠背交椅，又有小巧的茶几。前檐挂着紅綠的明角燈，明角燈又挂着紅綠的流蘇。踏脚的是廣漆的平板，普通六塊，由橫的直の木條承着。揭開平板，下面是船家的儲藏庫。中艙也鋪着若干塊平板，可是差不多密貼船底，所以從頭艙到中艙得跨下一尺多。中艙兩旁邊是兩排小方的窗子，上面的一排可以吊起來，第二排可以卸去，以便靠着船舷眺望。以前窗子都用明瓦，或者在拚湊的明瓦中間鑲這麼一小方玻璃，後來玻璃來得多了，就完全用玻璃。中艙同頭艙艙篷分界處都有六扇書畫小屏門，上面下面裝在不同的幾條槽裏，要開要關，只須左右推移。書畫大多是金漆的，無非「寒雨連江夜入吳」，「月落烏啼

霜滿天」以及梅蘭竹菊之類。中艙靠後靠右攔着長板，供客憩坐。如果過夜，只要靠後多拚一兩條長板，就可以攤被褥。靠左當窗放一張小方桌子，桌子旁邊四張小方凳。如果在小方桌子上放上圓桌面，十來個人就可以聚餐。靠後靠右的長板以及頭艙的平板都是座頭，小方凳擺在角落裏湊數。末了說到船篷，那是船家整個的天地。船篷同頭艙一樣，平板以下還有地位，放着鍋竈碗櫥以及鋪蓋衣箱種種東西。揭開一塊平板，船家就蹲在那裏切肉煮菜。此外是搖櫓人站立着搖櫓的地方。櫓左右各一把，每把由兩個人服事，一個當櫓柄，一個當櫓繩。船家如果有小孩子，走不來的，躺在桶裏，放在翹起的後艙，能夠走的就讓他在那裏爬，攔腰一條繩縛着，繫在篷柱上，以防跌到河裏去。後艙的一旁露出四條圓棍子，一順地斜並着，原來大概是護船的武器，但後來轉變為裝飾品了。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門板柱都用廣漆，所以沒有他種船上常有的那種難受的桐油氣味。廣漆的東西容易揩乾淨，船旁邊有的是水，只要船家不懶惰，船就隨時可以明亮爽目。

從前，姑奶奶回娘家哩，老太太望小姐哩，坐轎子嫌得喫力，就喚一條快船坐了去。在

船裏坐得舒服，躺躺也不妨，又可以喫茶，吸水煙，甚至於抽大煙。只是城裏的河道非常髒，有人家傾棄的垃圾，有染坊裏放出來的顏色水，淘米淨菜洗衣服洗馬桶又都在河旁過幹，使河水的顏色跟氣味變得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有時候還浮着肚皮脹得飽飽的死貓或者死狗的屍體。到了夏天，紅裏子白裏子黃裏子的西瓜皮更是洋洋大觀。蘇州城裏河道多，有人就說是東方的威尼斯。威尼斯像這個樣子，又何足羨慕呢？這些，在姑奶奶老太太之類是不管的，只要小天地裏舒服，以外儘不妨馬虎，而且習慣成自然，那就連擡起手來按住鼻子的力氣也不用化。城外的河道寬闊清爽得多，到附近的各鄉各鎮去，或逢春秋好日子游山玩景，以及幹那宗法社會裏的重要事項——上坟，喚一條快船去當然最爲開心。船家做的菜是菜館裏所比不上的，特稱「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樣繁多，菜以外還有種種點心，一頓喫不完。非正式地燒幾樣也還是精，船家訓練有素，出手總不脫船菜的風格。拆穿了說，船菜的所以好就在於只豫備一席，小鑊小鍋，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和，材料不馬虎，自然每樣有牠的真味，教人喫完了還覺得饑饉地。倘若船家進

了菜館裏的廚房，大鑊炒蝦，大鍋煮雞，那也一定會有坍塌的時候的。話得說回頭來，船菜既然好，坐在船裏又安舒，可以看望，可以談笑，也可以狎妓打牌，於是快船常有求過於供的情形。那時候，游手好閒的蘇州人還沒有識得「不景氣」的字眼，腦子裏也沒有類似「不景氣」的想頭，快船就充當了適應時地的幸運兒。

除了做船菜，船家還有一種了不得的本領，就是相罵。相罵如果只會防禦，不會進攻，那不算希奇。三言兩語就完，不會像藤蔓一樣糾纏不休，也只能算次等角色。純是常規的語法，不會應用修辭學上的種種變化，那就即使糾纏不休也沒有甚麼精采。船家跟人家相罵起來，對於這三層都能毫無遺憾，當行出色。船在狹窄的河道裏行駛，前面有一條鄉下人的柴船或者甚麼船冒冒失失地搖過來，看去也許會碰撞一下，船家就用相罵的口吻進攻了，「你瞎了眼睛嗎？這樣橫衝直撞是不是去趕死？」諸如此類。對方如果有了反響，那就進展到糾纏不休的階段，索性把搖櫓拈篙的手停住了，反覆再四地大罵，總之錯失全在對方，所以自己的憤怒是不可遏制的。然而很少弄到動武，他們認為男人盤辮子

女人挺胸脯並不屬於相罵的範圍。這當兒，你得欣賞他們的修辭的才能。要舉例子，一時可記不起來，但是在聽到他們那些話語的時候，你一定會想，從沒有想到話語可以這麼說的，然而惟有這麼說，才可以包含怨恨，刻毒，傲慢，鄙薄，種種的成分。編輯人生地理教科書的學者只怕沒有想到吧，蘇州城裏的河道養成了船家相罵的本領。

他們的搖船技術因爲是在城裏的河道訓練成功的，所以長處在能小心謹慎，船跟船擦身而過，彼此絕不碰撞。到了城外去，遇到逆風固然也會拉繆，遇到順風固然也會張一扇小巧的布篷，可是比起別種船上的駕駛人來，那就不成話了。他們敢於拉繆或者張篷的時候，風一定不很大，如果真個遇到大風，他們就小心謹慎地回覆你，今天去不成。譬如我去上坟必須經過的石湖，雖然吳瞿安先生曾經做詩說「天風浪浪」甚麼甚麼以及「羣山爲我皆低昂」實在是一個並不怎麼闊大的湖面，旁邊只有一座很小的上方山，每年陰曆八月十八，許多女巫都要上山去燒香的。船家一聽說要過石湖就擡起頭來看天，看有沒有起風的意思。等到進了石湖，臉色不免緊張起來，說笑也都停止了。聽得船

頭略微有汨汨的聲音，就輕輕地互相警戒，「浪頭！浪頭！」有一年我家去上坟，風在十點過後大起來，船家不好說回轉去，就堅持着不過石湖。這一回難爲了我們的腿，來回跑了二十里光景才上了坟。

現在來說紹興人的「噹噹船」。那種船上備着一面小鑼，開船的時候就噹噹噹噹敲起來，算是信號，中途經過市鎮，又噹噹噹噹敲起來，招呼乘客，因此得了這奇怪的名稱。我小時候，蘇州地方並沒有那種船。甚麼時候開頭有的，我也說不上來。直到我到甬直去當教師，纔同那種船有了緣。船停泊在城外，據傳聞，是同原有的航船有過一番鬪爭的。航船見牠來搶生意，不免設法阻止。但是「噹噹船」的船夫只管硬幹，你要阻止他們，他們就同你打。大概交過了幾回手吧，航船夫知道自己不是那些紹興人的敵手，也就只好用鄙夷的眼光看他們在水面上來去自由了。中間有沒有立案呀登記呀那些手續，我可不清楚，總之那些紹興人用腕力開闢了航路是事實。我們有一句話，「麻雀豆腐紹興人」意思是說有麻雀豆腐的地方也就有紹興人，紹興人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試把

「噹噹船」跟航船比較，就可以證明紹興人是生存鬪爭裏的好角色，他們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自有所以然的原因。這看了後文就知道，且讓我先把「噹噹船」的體製敘述一番。

「噹噹船」屬於「烏篷船」的系統，方頭，翹尾巴，穹形篷，橫裏只夠兩個人並排坐，所以船身特別見得長。船旁塗着綠油，底部卻塗紅油，輕載的時候，一道紅色露出水面，同綠色作強烈的對照。篷純黑色。舵或者紅或者綠，不用，就倒插在船艙，上面歪歪斜斜寫着所經鄉鎮的名稱，大多用白色。全船的材料很粗陋，製作也將就，只要河水不至於灌進船裏就算數。橫一條木條，豎一塊木板，像破衣服上的補綴一樣，那是不在乎的。我們上旁的船，總是從船頭走進艙裏去。上「噹噹船」可不然，我們常常踏在船邊，從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中間，把身子挨到艙裏去。這因為船頭的艙門太小了，要進去必須彎曲了身子鑽，不及從船邊挨進艙去來得爽快。大家既然不歡喜鑽艙門，船夫有人家託運的貨品就堆在那裏，索性把艙門堵塞了。可是踏上船邊很要當心。西湖划子的活動不穩定，到過杭州

的人一定有數，「噹噹船」比西湖划子大不了多少，牠的活動不穩定也就跟西湖划子不相上下。你得迎着勢，讓重心落在踏着船邊的那一隻腳上，然後另外一隻腳輕輕伸下去，點着艙裏鋪着的平板。進了艙你就得坐下來。兩旁靠船邊擱着又狹又薄的長板就是坐位，這高出鋪着的平板不過一尺光景，所以你坐下來就得聳起你的兩個膝蓋，如果對面也有人，那就實做「促膝」了。背心可以靠在船篷上，軀幹最好不要挺直，挺直了頭觸着篷頂，你未免要起侷促之感。先到的人大多坐在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空檔裏，這雖然出入要道，時時有偏過身子讓人家的麻煩，卻是個優越的地位，透氣，看得見沿途的景物，又可以輪流把兩臂擱在船邊，舒散舒散久坐的困倦。然而遇到風雨或者極冷的天氣，船篷必得拉攏來，那地位也就無所謂優越，大家一律平等，埋沒在含有惡濁氣味的陰暗裏。

「噹噹船」的船夫差不多沒有四十以上的人，身體都強健，不懂得愛惜力氣，一開船就拚命搖。五個人分兩面站在高高翹起的船艙上，每人管一把櫓，一手當櫓柄，一手當

櫓繩那櫓很長，比較旁的船上的來得輕薄。當推出櫓柄去的時候，他們的上身也衝了出去，似乎要跌到河裏去的模樣。接着把櫓柄挽轉來，他們的身子就往後頓，彷彿要坐下來一般。五把櫓在水裏這樣強力地划動，船身就飛快地前進了。有時在船頭加一把槳，一個人背心向前坐着，把牠扳動，那自然又增加了速率，只聽得河水活活地向後流去，奏着輕快的曲調。船夫一壁搖船，一壁隨口唱紹興戲，或者互相說笑，有猥褻的性談，有紹興風味的幽默諧語。因此，他們就忘記了疲勞，而旅客也得到了解悶的好資料。他們又歡喜同旁的船競賽，看見前面有一條甚麼船，船家搖船似乎很努力，他們中間一個人發出號令說：「追過牠！」其餘幾個人立即同意，推呀挽呀分外用力，身子一會兒直衝出去，一會兒倒仰回來，好像忽然發了狂。不多時果然把前面的船追過了，他們才哈哈大笑，慶賀自己的勝利，同時回復到原先的速率。因為他們搖得快，比較性急的人都歡喜坐他們的船，譬如從蘇州到甬直是四九路，同樣地搖，航船要六個鐘頭，「噹噹船」只要四個鐘頭，早兩個鐘頭上岸，即使不做甚麼事，身體究竟少受些拘束，何況船價同樣是一百四十文，十四個

銅板。（這是十五年前的價錢，現在總得加多了。）

風順，「噹噹船」當然也張風篷。風篷是破衣服，舊輓聯，乾麵袋等等材料拚湊起來的，形式大多近乎正方形。因為船身不大，就見得篷幅特別大，有點不相稱。篷杆豎在船頭艙門的地位，是一根並不怎麼粗的竹頭，風越大，篷杆越彎，把袋滿了風的風篷挑出在船的一邊。這當兒，船的前進自然更快，聽着嘩~~~~的水聲，彷彿坐了摩托船。但是膽子小一點的人就不免驚慌，因為船的兩邊不平，低的一邊幾乎齊了水面，波浪大時時有水花從艙篷的縫裏潑進來。如果坐在低的一邊，身體被動地向後靠着，誰也會想到船一翻自己就最先落水。坐在高的一邊更得費力氣，要把兩條腿伸直，兩隻腳踏緊在平板上，才不至於脫離坐位，跌撲到對面的人的身上去。有時候風從橫裏來，他們也張風篷，一會兒篷在左邊，一會兒調到右邊，讓船在河面上儘畫着曲線。於是船的兩邊輪流地一高一低，旅客就好比在那里坐幼稚園裏的蹺蹺板，「這生活可難受」，有些人這樣暗自叫苦。然而「噹噹船」很少失事，風勢真個不對，那些船夫還有硬幹的辦法。有一回我到角直去，風很大，

飽滿的風篷幾乎蘸着水面，雖然天氣不好，因為船行非常快，旅客都覺得高興。後來進了吳淞江，那里江面很闊，船沿着「上風頭」的一邊前進。忽然呼呼地吹來更猛烈的幾陣風，風篷着了溼重又離開水面。旅客連「哎喲」都喊不出來，只把兩隻手緊緊地支撐着。船篷或者坐身的木板撲通撲通，三四個船夫跳到水裏去了。他們一齊扳住船的高起的一邊，待留在船上的船夫把風篷落了下來，他們才水淋淋地爬上船艙，溼了的衣服也不脫，拿起櫓來就拚命地搖。

說到航船，凡是搖船的跟坐船的差不多都有一種哲學，就是「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反正總是一個到，要緊做甚麼？到了也沒有燒到眉毛上來的事，慢點也無啥。所以，船夫大多銜着一根一尺多長的煙管，閉上眼睛，偶爾想到才吸一口，一管吸完了，慢吞吞捻了烟絲裝上去，再吸第二管。正同「噹噹船」上相反，他們中間很少四十以下的人。煙吸暢了，才起來理一理篷索，泡一壺公衆的茶。可不要當做就會開船了，他們還得坐下來談閒天。直到專門給人家送信帶東西的「擔子」回了船，那才有點兒希望。好在坐船的客

人也不要不緊，隔十多分鐘二三十分鐘來一個兩個，下了船重又上岸，買點心哩，喫一開茶哩，又是十分一刻。有些人買了燒酒豆腐乾花生米來，預備一路獨酌。有些人並沒有買甚麼，可是帶了一張源源不絕的嘴，還沒有坐定就亂攀談，挑選相當的對手。在他們，遲一點到實在不算一回事，就是不到又何妨。坐慣了輪船火車的人去坐航船，先得做一番養性的工夫，不然，這種陰陽怪氣的旅行，至少會有三天的悶悶不樂。

航船比「噹噹船」大得多，船身開闊，艙篷作方形，木製，不像「噹噹船」那樣只用蘆席。艙篷也寬大，雨落太陽晒，船夫都得到遮掩。頭艙中艙是旅客的區域。頭艙要盤膝而坐。中艙橫擱着一條條的長板，坐在板上，小腿可以垂直。但是中艙有的時候要裝貨，豆餅菜油之類裝滿在長板下面，旅客也只得擱起了腿坐了。窗是一塊塊的板，要開就得卸去，不卸就得關上。通常兩旁各開一扇，所以坐在艙裏那種氣味未免有點難受。坐得無聊，如果回轉頭去看艙篷裏那幾個老頭子搖船，就會覺得自己的無聊才真是無聊。他們的一推一挽距離很小，彷彿全然不用力氣，兩隻眼睛茫然望着岸邊，這樣地過了不知多少年。

月，把踏脚的板都踏出脚印來了，可是他們似乎沒有甚麼無聊，每天還是走那老路，連一棵草一塊石頭都熟識了的路。兩相比較，坐一趟船慢一點悶一點又算得甚麼。坐航船要快，只有巴望順風。篷杆豎在頭艙跟中艙的中間，一根又粗又長的木頭。風篷極大，直拉到杆頂，有許多細竹頭橫張着，喫了風，巍然地推進，很有點氣派。風最大的日子，蘇州到甬直，三點半鐘就吹到了。但是旅客到底是「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者，雖然嘴裏嚷着「今天難得，」另一方面卻似乎嫌風太大船太快了，跨上岸去，臉上不免帶一點悵然的神色。遇到頂頭逆風航船就停班，不像「噹噹船」那樣無論如何總得用人力去拚。客人走到碼頭上，看見孤零零的一條船停在那里，半個人影也沒有，知道是停班，就若無其事地回轉身來。風總有停的日子，那就航船總有開的日子。忙於寄信的我可不能這樣安靜，每逢校工把發出的信退回來，說今天航船不開，就得擔受整天的不舒服。

讀書

聽說讀書，便引起反感。何以致此，卻也有故。文人學士之流，心營他務，日不暇給，偏要搭起架子，感喟地說：「忙亂到這個樣子，連讀書的工夫都沒有了。」或者更恬退一點，表示最低限度的願望說：「別的不想，只巴望能得安安逸逸讀一點書。」這顯見得他是天生的讀書種子，做一點其實不相干的事便似乎冤了他，若說利用厚生的笨重工作，那是在娘胎裏就沒有夢見過，這般荒唐的驕傲意態，只有回答他一個不睬了事。衣錦的人必須書行，爲的是有人豔羨，有人稱讚，襯託出他衣錦的了不得。現在回答他一個不睬，無非讓他衣錦夜行的意思。有朝一日，他真個有了讀書的工夫了，能得安安逸逸讀一點書了，或者像陶淵明那樣「不求甚解」，或者把一句古書疏解了三四萬言，那也只是他個人的事，與別人毫不相干。

還有政客、學者、教育家等的「讀書救國」之說。有的說得很巧妙，用「不忘」、「卽是」等字眼的繩子，把「讀書」和「救國」穿起來，使牠顛來倒去，都成一句話。若問讀什麼書，他們卻從來不曾開過書目。因此，人家也無從知道到底是半部論語，還是一卷太公兵法，還是最新的航空術。雖然這麼說，他們欲開而未開的書目也容易猜。他們要的是幹練的幫手，自然會開足以養成這等幫手的書；他們要的是馴良的順民，自然會開足以訓練這等順民的書。至於救國，他們雖毫不愧怍地說「已有整個計畫」，「不乏具體方案」，實際卻最是荒疎。救國這一目標也許真個能從讀書的道路達到，世間也許真個有着足以救國的書，然而他們未必能，能也未必肯舉出那些書名來。於是，不預備做幫手和順民的人聽了照例的「讀書救國」之說，安得不「只當秋風過耳邊」？

還有小孩子進學校，普通都稱爲讀書。父母說：「你今年六歲了，送你到學校裏去讀書吧。」教師說：「你們到學校裏來，須要好好兒讀書。」嘴裏說着讀書，實際做的也只是讀書。國語科本來還有訓練思想、語言的目標，但究竟是記號科目，現在單只捧着一本書

來讀，姑且不必說牠。而自然科、社會科的功課也只是捧着一本書來讀，這算什麼呢？一頭貓，一個蒼蠅，一處古蹟，一所公安局，都是實際的事物，可以直接接觸的。爲什麼不讓小孩子直接接觸，卻把那些東西寫在書上，使他們只接觸一些文字呢？這樣地利用文字，文字便成爲閉塞智慧的阻障。然而頗有一些教師在那裏說：「如果不用書，這些科目怎麼能教呢？」而切望子女的父母也說：「在學校裏只讀得這幾本書！」他們完全忘記了文字只是一種工具，竟承認讀書是最後的目的了。真欲喊「救救孩子！」

讀書當然是甚勝的事，但須得把上面說起的那幾種讀書除外。

養蜂

近年來我國有一種新事業——養蜂。蜂種從意大利買來。據說我國的蜂不會經過遺傳上的選擇，不適用新法養的。

養蜂可以增益國產，養蜂可以沾光厚利，養蜂的人這麼說。這不是羣己兩利麼？不是理想事業麼？於是養蜂的人多起來了。

養蜂原來有兩個目標，採蜜和分房。養蜂的人能夠用了不同的管理法操縱那班飛行的工人；要他們釀蜜就釀蜜，要他們繁殖就繁殖。而一般的目標大都在後者，就是要他們做傳種的工人。

理由是很明白的。意大利種，增益國產，沾光厚利，誰聽了不動心？誰不想分幾房來試試？所以蜂種賣得起錢。賣蜂種還可以營副業。人家買了蜂種，就得使用養蜂的一切傢伙；

製造了蜂房、巢礎、隔王板、捲蜜機等等賣給他們，也可以沾不少的光。

「人同此心，」買蜂種的人的打算和賣蜂種的人的一樣，他的事業也是賣蜂種，賣養蜂應用的傢伙。大家把探蜜的事情看得無關緊要；也可以說，差不多把蜂能釀蜜這一項常識忘記了。

然而探蜜究竟是一個不該放棄的目標。惟其探蜜，分房纔有意義；蜂的數量愈多，蜜的產量也愈多。現在不然；前一回的分房只是後一回的預備，後一回又是更後一回的預備，而並不希望探什麼蜜。這樣，養蜂就成一種空虛的事業——原說增益國產，實際上卻沒有「產」，豈非空虛？

可是市場上並不缺少蜜。新式的養蜂家也有長瓶矮瓶盛着蜜陳列在玻璃櫥裏作幌子。據說這些都是不曾經過遺傳上的選擇的「國」蜂的成績。「國」蜂雖然蹩腳，卻供給了真實的蜜。

這情形恰同我們的教育事業相像。

前幾年有人提出「循環教育」這個名詞，譏議教育事業的空虛；大意好像說人所以要受教育，原在受一點訓練，學一點技能，預備給社會做一點真實的事；但是教育事業的實況並不然，先前受訓練學技能的學生後來成爲先生，去教誨後一輩，後一輩後來也成爲先生，又去教誨更後一輩，結果一輩輩都不會動手，絲毫真實的事也沒有做。這些受教育的無異新式養蜂家所養的蜂，他們是不釀蜜的。

在鼓吹教育價值的言論裏，增進生產呀，發揚文化呀，提高生活水準呀，總之，天花亂墜。而實際只成了「循環教育」一條周而復始的空虛的鍊子。這無異養蜂家標榜着增益國產，沾光厚利，而實際只做了賣蜂種的營業。

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農人好比「國」蜂。他們被擯在教育的新式蜂房以外，但是他們供給真實的蜜。無論誰，喫一點蜜，總是他們的。

薪 工

我記得第一次收受薪水時的心情。

校長先生把解開的紙包授給我，說：「這裏是先生的薪水，二十塊，請點一點。」

我接在手裏，重重的。白亮的銀片連成的一段體積似乎很長，彷彿一時間難以數清片數的樣子。這該是我收受的嗎？我收受這許多不太僭越嗎？這樣的疑問並不清楚地意識着，只是一種模糊的感覺通過我的全身，使我無所措地瞪視手裏的銀元，又抬起眼來瞪視校長先生的毫無感情的瘦臉。

收受薪水就等於收受與此相當的享受。在以前，我的享受全是父親給的；但是從這一刻起我自己取得若干的享受了。這是生活上的一個轉變。我又彷彿不能自信；以偶然的機緣，便遇到這個轉變，不要是夢幻吧？

此後我幸未失業，每月收受薪水；只因習以爲常，所以若無其事，拿到手就放進袋裏。衣食住行一切都靠此享受到了，當然不復疑心是夢幻。可是，在頭腦空閒一點的時候，如果想到這方面去，仍不免有僭越之感。一切的享受都貨真價實，是大衆給我的，而我給大衆的也能貨真價實，不同於肥皂泡兒嗎？這是很難斷言的。

閱世漸深，我知道薪工階級的被剝削確是實情，只要具有明澈的眼睛的人就看得透，這並不是甚麼深奧的學理。薪工階級爲自己的權利而抗爭，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如果用怠工等撒爛污的辦法作爲抗爭的工具，我以為便是薪工階級的缺德。一個人工作着，廣義地說起來，便是把自己的一份心力貢獻給大衆。你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利，你可以反抗不當的剝削，可是你不應該吝惜你自己的一份心力，讓大衆間接受到不利的影响。

在收受薪水的時候，固不妨考量是不是收受得太少；而在從事工作的時候，卻應該自問是不是貢獻得欠多。我想，這可以作爲薪工階級的座右銘。我這麼說，並不是替不勞

而獲的那些人保障利益。從薪工階級的立場說起來，不勞而獲的那些人是該澈底地被消滅的。他們消滅之後，大家還是薪工階級，而貢獻心力也還是務期盡量的。

文明利器

以前，商店逢到「特別大減價」多少週紀念的時候，就僱幾名軍樂隊（樂字通常念作快樂的樂）吹吹打打，借此吸引過路人的注意。現在，這辦法似乎淘汰了。只在偏僻的小馬路上，還偶爾有幾家背時的小商店送出喇叭和豎笛的合奏，調子是「毛毛雨」或者「妹妹，我愛你。」過路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頭也不回地走過了。這寂寞的音樂只有屋簷下的布市招寂寞地聽着。

現在，上海的商店有了另外的引人注意的辦法。即使並非「特別大減價」多少週紀念，他們也要裝一具收音機在當門的簷下。好在播音臺是那麼多，從清早到深夜可以不斷地收音，他們就一直把機關開着。於是，電車汽車聲鬧成一片的空間，又攙入了三絃叮咚的「彈詞」，癩皮聲音的「哭妙根篤爺」，老槍喉嚨的「毛毛雨」和「妹妹，

我愛你」諸如此類。

但是，這辦法也未真能夠引人注意。只在剛流行的一些時，裝有收音機的商店前站着幾個抬頭默望的過路人。到後來就同僱幾名軍樂隊吹吹打打的一樣，你儘管「彈詞」……「妹妹，我愛你」過路人還是走他的路。看看店裏的伙計，似乎也沒有一個在那里聽這些「每天的老調」。那末，收音機收了音究竟給誰聽呢？這大概只有市招知道了。然而新裝收音機的還陸續有得增加，好像沒有收音機就失了大商店的體統了。

我家左鄰有一具收音機，發音清楚而宏亮，品質大概是不壞的。可是他們對付這傢伙的辦法太妙了。他們時時在那裏旋轉那刻度器，老生唱了半句，就來了女聲的小調，小調沒有完一曲，又來了高亢的西洋喉嚨……他們到底想聽什麼，三四個月來我還不會考察明白。也許，他們的趣味就在旋轉那刻度器吧。否則就在「有」一具收音器！收音器是時髦，人家都「有」，他們就非「有」不可。

又聽說上海有好多吸鴉片的人懶得出門，就利用收音機來互通聲氣。有幾個自設

播音臺，在夜間一兩點鐘的時候，從鴉片榻上播音道：「張老三，喫過夜飯麼？李老四，明天晚上的馬將局有你，不要起得太遲了。」啊，現代文明的生活！

說「收音機救國」（前天的報紙上登載着吳稚暉君「馬達救國」的談話，我這語式是有來歷的），固然近乎荒誕不經。然而收音機這傢伙如果能好好利用他，譬如說，用來團結大眾的意志，傳授真實的知識，報告確切的消息……那末，從社會的觀點說，他的價值的確是了不得的。反過來，如果他僅成爲「街頭軍樂隊」的代替品，僅成爲商店與人家的點綴品，僅成爲吸鴉片的人的通信機，所傳送的又僅是「哭誰的爺」「哭誰的娘」之類，試問，社會上又何貴有這等「奇技淫巧」的玩意兒？

一切所謂「文明利器」其價值都不存在於本身，而存在於對於社會的影響。這可以從兩方面看：一，牠被操持在誰的手裏；二，牠被怎樣地利用着。就講馬達，像美國，總算馬達很不少的國度了，然而都會的大道上有大隊的飢民奏着飢餓進行曲。這就因爲所有的馬達操持在資本主義的手裏的緣故。假如那些馬達也有飢民的份，飢民就不復是飢

民了。那時候，馬達的價值豈止可以「救國」而已？又如飛機。蘇聯近年利用牠來散播種子，撲滅害蟲。這就擴大了人類戰勝天然的能力，飛機的價值何等高貴。但是，牠被利用作轟炸機偵察機的時候，除了在軍縮會議中斤斤計較的野心家以外，誰還承認牠的價值呢？

「怎麼能……」

「這樣的東西，怎麼能喫的！」

「這樣的材料，這樣的裁翦，這樣的料理，怎麼能穿的！」

「這樣的地方，既……，又……，怎麼住得來！」

聽這類話，立刻會想起這人是懂得衛生的法子的，非惟懂得，而且能夠「躬行」。衛生當然是好事，誰都該表示贊同。何況他不滿意的祇是東西，材料，裁翦，料理，地方等等，並沒有牽動誰的一根毫毛，似乎人總不應對他起反感。

反省是一面瑩澈的鏡子，牠可以照見心情上的玷污，即使這玷污祇有蒼蠅腳那麼細。說這類話的人且莫問別人會不會起反感，先自反省一下吧。

當這類話脫口而出的時候，未必懷着平和的心情吧。心情不平和，可以想見發出的

是怎麼一種聲調。而且，目光，口腔，鼻子，從鼻孔畫到口角的條紋，也必改了平時的模樣。這心情，這聲調，這模樣，便配合成十足傲慢的氣概。

傲慢必有所對。這難道對於東西等等而傲慢麼？如果是的，東西等等原無所知，倒也沒有什麼，雖然傲慢總教人不大愉快。

但是，這實在不是對東西等等而傲慢。所謂「怎麼能……」者，不是不論什麼人「怎麼能……」，乃是「我怎麼能……」也。須要注意，這裏省略了一個「我」字。「我怎麼能……」的反面，不用說了，自然是「他們能……；他們配……；他們活該……」。那末，到底是對誰不是對「我」以外的人而傲慢麼？

對人傲慢的看自己必特別貴重。就是這極短的幾句話裏，已經表現出說話的是個絲毫不肯遷就的古怪的寶貝。他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別人正在那里喫，正在那里穿，正在那里住。人總是個人，為什麼人家能而他偏「怎麼能……」？難道就因為他已經懂得衛生的法子麼？他更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還有人求之而不得，正在

想一怎麼能得到這個」呢

對人傲慢的又一定遺棄別人。別人怎樣他都不在意，但他自己非滿足意欲不可的。「自私」爲什麼算是不好，要澈底講，恐怕很難。姑且馬虎一點說，那末，人間是人的集合，「自私」會把這集合分散，所以在人情上覺得牠不好。不幸得很，不顧別人而自己非滿足意欲不可的就是極端的自私者。

這樣一想，這裏頭罅漏實在不少，雖然說話時並不預備有這些罅漏。可是，懂得衛生理子這一點總是好的，因爲知道了生活的方法如何是更好。

不過生活是普遍於人間的。知道了生活方法如何是更好，在不很帶自私氣味的人就會想「得把這更好的普遍於人間才是。」於是來了種種的謀畫，種種的努力。至於他自己，更不用擔以外的心。更好的果真普遍了，會單把他一個除外麼？

所以，知道更好的生活方法，吐出「怎麼能……」一類的惡劣語，表示意欲非滿足不可，滿足了便沾沾自喜，露出暴發戶似的亮光光的臉，這樣的人雖然生活得很好，決不

是可以感服的。在滿面菜色的羣衆裏喫養料充富的食品，在衣衫襤褸的羣衆裏穿適合身體的衣服，羞恥也就屬於這個人了；羣衆是泰然毫無愧作的，雖然他們不免貧窮或愚蠢。

人間如真有所謂英雄，真有所謂偉大的人物，那必定是隨時考查人間的生活，隨時堅強地喊「人間怎麼能……」而且隨時在謀劃在努力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作

「雙雙的腳步」

小孩子看見好玩的東西總是要；他不懂得成人的「欲不可縱」那些條例，「見可欲」就老實不客氣要拿到手，否則就得哭，就得鬧。父母們爲愛惜幾個銅子幾毛錢起見，常常有一手牽着孩子，只作沒看見地走過玩具鋪子的事情；在意思裏還盼望有一位魔法師暗地裏張起一把無形的傘，把孩子的眼光擋住了。魔法師既沒有，無形的傘尤其渺茫，於是泥馬紙虎以及小喇叭小桌椅等等終於到了孩子的手裏。

論理，到了手裏的後文總該是暢暢快快地玩一下子了；玩得把爸爸媽媽都忘了，玩得連自己是什麼，自己在什麼地方都忘了，這是可以料想而知的。但是事實上殊不盡然。父母說，「你當心着，你不要把這些好玩的東西一下子就毀了。最乖的孩子總把他的玩意兒珍重地藏起來。現在給你指定一個抽屜，你玩了一歇也夠了，趕緊收藏起來罷。」祖

母說得更其鄭重了，「快點藏了起來罷，藏了起來日後再好玩。只顧一刻工夫的快樂，忘了日後的，這是最沒出息的孩子。我小時候，就把小木梳鄭重地收藏起來的，直到生了你的爸爸，還取出來給他玩。你不要只顧玩了，也得想想留給你將來的孩子。」這樣在旁邊一陣一陣地促迫着，孩子的全心傾注如入化境的玩戲美夢是做不成了。他一方面有點兒生氣，一方面又不免有點怕父母祖母們的威嚴，於是頹然地與玩具分了手。這當兒比沒有買到手還要難過；明明是得到的了，卻要擱在一旁如同沒有得到一樣，這只有省克工夫有名的大人們才做得來，在孩子確是擔當不住的。

隔天，泥馬紙虎等等又被請出來了，父母祖母們還是那一套，輕易地把孩子的美夢打破了。這樣，孩子買了一份玩具，倒彷彿買了一個缺陷。

這似乎是無關重要的事情，孩子依然會長大起來，依然會擔負人間的業務，撐住這個社會。但當他回憶起幼年的情況，覺得生活不很充實，如同洩了氣的氣球，而這又幾乎是沒法填補的（那有一個成年人擎起一個紙老虎而玩得一切都忘了的呢？我們讀過

梭羅古勃那篇小說「鐵圈」講起一個老苦的工人獨個在林中玩一個拾來的鐵圈，他覺得回轉到童年了，滿心的快樂，一切都很幸福，這也不過是耽於空想的小說家的小說罷了，這時候懺悔就網絡住他的心了。

世間的事情類乎孩子這樣的遭遇的很多，而且往往自己就是父母祖母。譬如儲蓄錢財，理由是備不時之需。但常用錢財的時候到了，考慮一下之後，卻說「這還不是常用的時候，且待日後別的需要再用罷。」屢屢地如是想，儲蓄的理由其實已改變了，變而為增加儲蓄簿上的數目。在這位富翁的生活裏，何嘗稱心恰當地用過一回錢呢？

學生在學校裏念書做功課，理由是預備將來做人，將來做事，這是成千成萬的先生父母們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萬的學生們信守着的。換一句說，學生過的並不是生活，只是預備生活。所以一切云爲，一切思慮，都遙遙地望着前面的將來，卻抹殺了當前的現在。因此，自初級小學校以至高等大學校裏的這麼一個個的生物只能算「學生」而不能算「人」，他們只學了些「科目」而沒有作「事」。

念書，念得通透了，走去教學生。學生照樣地念着，念得與先生一樣地通透了，便也走去教學生。順次教下去，可以至無窮。試問，「你們自己的發見呢？」「沒有。」「你們自己享用到多少呢？」「不曾想到。」這就是一部教育史了。聰明的大學生發見了這種情形，作了一篇叫做「循環教育」的文字，若在歡喜談談文學的人說起來，這簡直是寫實派。然而大學教授們看得不舒服了，一定要把作者查出來嚴辦，於是鬧成大大的風潮，讓各種報紙的教育新聞欄有機會誇示材料的豐富。大學教授們大概作如是想：「循環難道不好麼？」

上對於父母，我得作孝子。自身體髮膚以至立功揚名，無非爲的孝親。下對於兒女，我得作慈父。自餵粥灌湯以至作牛作馬，無非爲的贍後。這的確是人情，即使不拊出「東方文化」「先哲之教」等金字招牌，也不會有誰走來加以否認，一定要說對父母不當孝，對子女不當慈的。可是，對自己呢？沒有，什麼也沒有。祖宗是這樣，子孫是照印老版子。一串的人們，個個成爲拋荒了自己的，我想，由他們打成的歷史的基礎，總不見得結實吧。

將來的固然重要，因為有跨到那里的一天；但現在的至少與將來的一樣地重要，因為已經踏在腳底下了。本與末固然重要，因為牠們同正幹是分不開的；但正幹至少與本末一樣地重要，沒有正幹，本末又有什麼意義呢？不懂得前一義的人無異教徒之流，以現世為不足道，乃心天堂佛土；其實只是一種極貪儉極枯燥的生活而已。不懂得後一義的人，猶如喫甘蔗的只取本根與末梢，卻把中段丟在垃圾桶裏；這豈不是無比的傻子？

過日子要當心現在，喫甘蔗不要丟了中段，這固然並非勝義，但至少是正當而合理的生活法。

朱佩弦的詩道：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九日作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他在中學校畢業了，我想對他說以下這些話。因為客觀地立論的習慣還不曾養成，所說的當然只是些簡單的直覺。

中學生是中國社會中間少數的選手。不去查統計，自然不能說出確切的總數；但只一想到數十年來唱慣了的「四萬萬同胞」同時把中學生的數量來相比並，恐怕有「滄海一粟」之感了。

這些選手的被選條件是付得出一切費用，暫時還不需或者永遠都不需靠自己的勞力生活。

他們爲着什麼目的而被選呢？普通的名目是「受教育」「求學問」。骨子裏是要向生活的高塔的上層爬；知識學問是生活的高塔，地位報酬也是生活的高塔，我說向上

層爬，並不含有諷刺的意思。

爬到某一層（這就是說中學畢業了），停了脚步想一想，還是再爬上去呢還是不再爬？怎樣爬？不爬又怎樣？這就來了許多躊躇。

從「滄海」方面說，「一粟」是被包在內的，便有問題也只是「滄海」的問題的一個子目。但是從「一粟」本身說，卻自有種種的問題可以商論。

所謂再爬不爬等等問題，總括地說就是出路的問題；有人說，說「進路」比較健全；再換一句，就是「往那里走」。

往那里走呢？

升學是一條路。任事是一條路。無力升學又沒法任事也是一條無路之路。各人的憑藉不同，所趨的路自然分歧了。

弟弟，如果你的憑藉好，我贊成你升學。你愛好學問，你希望深造，你不僅為學問而學問，更想在人類的生活和文化上塗上這麼幾筆，把牠們修潤得更充實更完美；我那有不

贊成之理？

如果你不爲着這些，卻要升學，我可不贊成。你想給自己鍍上一層金麼？這是一種欺誑的心理。心存欺誑，做出事來必然損害他人；這怎麼行！

我會走進大學，看見選手們頗有在那里給自己鍍金的；親愛的弟弟，我不願你這樣。你若真個愛好學問，有一層又須知道，就是現在的社會並不適宜於做學問。這意思講起的人很多，着眼之點不一，總之都能抓住真相的一角。

我要你知道這一層，不是叫你就此灰心，袖起手來歎「今非其時也！」或者「社會負我！」

我希望你從愛好學問的熱誠裏發生一股力量，把社會弄得適宜於你一點。這當然不是一個人的事；不過你盡了你的份力量時，比較更有把握。

凡具有愛好某一事項的熱誠的人都應該這樣，方不至徒存虛願。否則，志在兼利天下的發明家發明了事物，結果祇供少數人去享用；兩心相印的戀愛者不顧一切，誓欲合

併，終於給排斥純愛的世網絆住了。

你如其想走任事的一條路，我也贊成。成語說「不得已而思其次」；任事並非升學的「其次」，你不必想起那成語。任事也就是做學問；做學問的目的無非要成就些事物。任那種事呢？列舉很難，還是概括說。

譬如講授死書的教師，我不贊成你去當。一代一代的教師講授下來輪到你，你又傳下去，一代一代，以至無窮；一串的人就只保守了幾本書，自身並沒有成就些什麼，生產些什麼；你若反省時，一定會感覺無謂的。——這是一例，他可類推。

譬如電報局郵政局的職員之類，都是社會這大機械的齒輪，你若願意當，不感什麼不滿，我也贊成你去當。——這又是一例，他可類推。

我想勸你去幹的，是成就些什麼生產些什麼的事情，尤其是勞力的事情。

無論如何天花亂墜的文明文化，維持生活的基本要件總是勞力的結果。大家需要享用，大家就該勞力；這是簡單不過可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我們研究學問，我們擔任要務，勞了心了；勞力的事情你們去幹吧。」這種分工說是狡猾自私的治者的欺人話。在各種勞力的事情中間，那當然要分工。

論理，研究天文學的也該織一匹布，擔任什麼委員的也該種一塊田，因為他們維持生活的基本要件同一般人一樣。何況不研究天文學不擔任什麼委員的，要想任事，自應揀那些能夠成就些什麼生產些什麼的了。

即就織布種田而論：手工業的織布在現代文明中將被淘汰淨盡了，要織布就得進工廠去當織工，而織工是困苦的；種田的事情也很困苦，形容地說便是「無異牛馬。」這些我都知道。

然而這些事情總須由人去做。你若說，似乎犯不着吧，這句話我不愛聽；因為你只是一個不比所有的人卑微也不比所有的人高貴的人。

那末關於困苦的一層呢？你一定要問了。親愛的弟弟，我決不至這樣糊塗，竟會教你低首下心忍受一輩子，像那馱着石碑的最屬一般。而且你身歷其境之後，自然會不耐忍

受一輩子；你那時必將有所見，根據這所見來改革變更，是你的權利。改革變更一件事情的權利最正當是歸到擔任這件事情的人的手裏。

末了，如果你無可奈何只好走上「無路之路」，我當然無所用其不贊成，因為你所碰着的是事實的壁。

那時你一定要憤憤。憤憤是應該的；否則真成弱蟲了。

但是你爲什麼憤憤，卻須問個明白。

如其說，你有中學畢業的資格而竟無路可走，所以憤憤；這未免不很妥當。中學畢業豈是你特別優異於人的地方；你只因有所憑藉罷了。你的口氣卻似乎說，別人不妨無路可走，唯有你不該無路可走。爲什麼唯有你不該無路可走呢？——具有商業經驗的父兄送子弟入學校，本來就看作一宗賣買；花了本，非但得不到利，結果連本都蝕掉，於是憤憤，自屬常情。但是我不希望你運用這種商業經驗。

如其說，你是一個要任事能任事的人，而竟無路可走，所以憤憤；這就比較妥當。你這

樣想，就會和入那無路可走的大羣裏去，不復自覺有什麼特別優異於人的地方；而且你的問題也就是大羣的一般問題了。

這個問題於你是很好的功課。你若能精細地剖析，扼要地解釋，社會病態的診斷便將瞭然於你的胸中；同時你必能給牠開個對症的藥方，爲大羣也爲你自己。

親愛的弟弟，我的話很幼稚，又很不具體，我自己都知道。我的實力只有這一點點，我不能說出超乎實力的話。如果這些話於你有一毫用處，自是我的歡喜。

一九三〇年六月作

中學生雜誌以中學生的出路一題徵文，因作此篇。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七日記。

做了父親

假若至今還沒兒女，是不是要同有些人一樣，感着人生的缺憾，心頭總是有這麼一樁失望牽繫着的？

我與妻都說不至於吧；一些人沒兒女感着缺憾，因為他們認兒女是他們分所應得，應得而不得，失望是當然；也許有人說沒兒女便是沒有給社會盡力，對於種族的綿延不會負責任，那是頗堂皇冠冕的話，是隨後找來給自己解釋的理由，查問到根柢，還是個不得所應得的不滿足之感而已；我們以為人生的權利固有多端，而兒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內，所以說不至於。

但是兒女早已出生了，這個設想無從證實。在有了兒女的今日，設想沒有兒女，自覺可以不感缺憾；倘今日真個還沒兒女，也許會感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惆悵吧，這是說不

定的。

教育是專家的事業，這句話近來幾成口號，但這意義彷彿向來被承認的。然而一爲父母就得兼充專家也是事實。非專家的專家擔起教育的責任來，大概走兩條路：一是盡許多不需要的心，結果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一是給與一個「無所有」本應在兒女的生活充實些什麼的，卻並沒有把該充實的充實進去。

自家反省，非意識地走着的是後面的一條。雖然也像一般父親一樣，被一家人用作鎮壓孩子的偶像，於沒法對付時，便「爹爹，你看某某！」這樣喊出來；有時被引動了感情，罵一頓甚至打一頓的事情也有；但收場往往像兩個孩子爭鬧似的，說着「你不那樣，我也不這樣了」的話，其意若曰彼此再別說這些，重復和好了吧。這中間積極的教訓之類是沒有的。

不自命爲「名父」的，大多走與我同樣的路。

自家就沒有甚麼把握，一切都在學習試練之中，怎麼能給後一代人豫先把立身處世的道理規定好了教他們呢？

學校，我想也不是與兒女有甚麼了不起的關係的。學一些符號，懂一些常識，交幾多朋友，度幾多歲月，如是而已。

以前曾經擔過憂慮，因為自家是小學教員出身，知道小學的情形比較清楚，以為像模像樣的小學太少了，兒女達到入學年齡時將無處可送。現在兒女三個都進了學校，學校也不見特別好，但我毫不存勉強遷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學才把兒女送去，這無異看兒女作特別珍貴特別柔弱的花草，所以須保藏在裝着熱汽管的玻璃花房裏。特別珍貴麼，除了有些國家的貴冑華族以外，誰也不肯給兒女作這樣的夸大口吻。特別柔弱麼，那又是心所不甘的，要抵當得風雨，經歷得霜雪，這才歡喜。——我現在作這樣想，自笑以前的憂慮殊無謂。

何況世間爲生活所限制，連小學都不得進的也很多，他們一樣要挺直身軀立定腳跟做人；學校好壞於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關係呢？——這樣想時，以前的憂慮尤見得我的淺陋了。

*

我這方面既給與一個「無所有」學校方面又沒甚麼了不起的關係，這就攔到了角落裏，兒女的生長只有在環境的限制之內，用他們自己的心思能力去應付一切。這里所謂環境，包括他們所有遭值的事故人物，一飲一啄，一貓一狗，父母教師，街市田野，都在裏頭。

父親真欲幫助兒女，僅有一途，就是誘導他們，讓他們鍛鍊這種心思能力。若去請教專家的教育者，當然，他將說出許多微妙的理論，但要義恐怕也不外乎此。

可是，怎樣誘導呢？我就茫然了。雖然知道應該往那一方向走，但沒有走去的實力，祇得站住在這里，搓着空空的一雙手，與不會知道方向的並沒有兩樣。我很明白，對兒女最

抱歉的就在這一點，將來送不送他們進大學倒沒有關係。因為適宜的誘導是在他們生命的機械裏加燃料，而送進大學僅是給他們文憑，地位，以便剝削別人而已（有人說振興大學教育可以救國，不知如何，我總不甚相信，卻往往想到這樣不體面的結論上去。）

他們應付環境不得其當甚至應付不了時，定將悵然自失，心裏想，如果父親早給與點幫助，或者不至於這樣無所措吧；這種歸咎，我不想躲避，也是不能躲避的。

*

對於兒女也有我的希望。

一語而已，希望他們勝似我。

所謂人間所謂社會雖然很廣漠，總直覺地希望牠有進步，而人是構成人間社會的。如果後代無異前代，那就是站住在老地方沒有前進，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時光，已屬不妙。或者更甚一點，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試問人間社會經得起幾回這樣的七折八扣呢！憑這麼想，我希望兒女必須勝似我。

爬上西湖葛嶺那樣的山，便會氣喘，提十斤左右重的東西，行一二里路，便會臂酸好幾天，我這種身體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們有強壯的身體。

人家問一句話，一時會答不出來，事故當前，會十分茫然，不知怎樣處置或判斷，我這種心靈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們有明澈的心靈。

講到職業，現在做的是筆墨的事情，要說那干係之大，自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於是彷彿覺得並非無聊。但是能夠像工人農人一樣，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實應用的東西來麼？沒有！自家卻使用了人家所生產的切實應用的東西，豈不也成了可羞的剝削階級？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祇供掩飾醜臉，聊自解嘲而已，別無意義。這樣想時，更菲薄自己，達於極點。我希望他們不同我一樣：至少要能夠站在人前宣告道：「用了我們的勞力，產生了切實應用的東西，這裡就是！」其時手裏拿的是布疋米麥之類；即使他們中間有一個成爲玄學家，也希望他同時鑄成一些齒輪或螺絲釘。

中年人

接到纔見了一面的，一個青年的信，中間有「這回認識了你這個中年人」的話。原來是中年人了，至少在寫信給我的青年的眼光中已經是了。

平時偶然遇見舊友，不免說一些根據直覺的話：從前在學校裏年齡最小，體操時候專作「排尾」，現在在常相過從的朋輩中間，以年齡論雖不至作「排頭」，然而前十名是居之不疑的了。或者說：同輩的喜酒彷彿早已喫完了，除了那好像缺少了什麼的「續絃」的筵席。及至被問到兒女幾個，他們多大了，自不得不據實報告：大的在中學校，身軀比我高出半個頭，小的幾歲了，也已進了小學。

聽了這些話，對方照例說：「時光真快呀，纔一眨眼，便有如許不同。我們那得不老呢！」這是不知多少世代說熟了的爛調。猶如春遊的人一開口便是「桃紅柳綠，水秀山明」

一般，在談到年齡呀兒女呀的場合裏，這爛調自然脫口而出；同時浮起一種淡淡的傷感的心情，自己就玩味這種傷感的心情，取得片刻的滿足。我覺得這是中年人的乏味處。聽這麼說，我只好默然不語或者另外引起一個端緒，以便談說下去。

中年的文人往往會「悔其少作」。彷彿覺得目前這一點功力纔到了家，夠了格；以今視昔，不知當時的頭腦何以這般荒唐，當時的手腕何以這般粗野。於是對着「少作」顏面就紅起來，一直蔓延到頸根。非文人的中年人也一樣。人家偶而提起他的少年情事，如抱不平一拳把人打倒，和某女郎熱戀至於相約同逃之類，他就現出一副尷尬的神態說：「不用提了，那個時候真是胡鬧！」你若再不知趣，他就要怨你有意與他爲難了。

大概人到中年，便意識地或非意識地抱着「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的大志。發點議論，寫點文字總得含有教訓意味。人家受不受教訓當然是另一問題；可是不教訓似乎不過癮，那就只有搭起架子來說話，作文。便是尋常的一舉一動，在舉動之先反省道：「這不是可以對後輩示範的？」於是步履從容安祥了，態度中正和平了，喜怒哀樂發而皆中。

節，差不多可以入聖廟的樣子。但是，一個堪爲「士則」「世範」的中年人的完成，便是一個天真活潑爽直矯健的青年人的毀滅。一般中年人「悔其少作」說「那個時候真是胡鬧」彷彿當初曾經做過青年人是他們的絕大不幸；其實，所有的中年人如果都這樣悔恨起來，那纔是人間的絕大不幸呢。

在電影院裏，可以看到中年人的另一方面。臂彎裏抱着孩子，後面跟着女人，或者加上一兩個大一點的孩子。昂起了頭尋坐位。牽住了人家的衣襟，踏着了人家的鞋頭，都管都像沒有這回事。尋到坐位了，滿足地坐下來，猶如佔領了一個王國。明明是在稠人廣座中間，而那王國的無形的牆壁障蔽得十分周密，使他如入無人之境。所有視聽的娛樂彷彿完全屬於那王國的；幾乎忘了同時還有別人存在。這情形與青年情侶所表現的不同。青年情侶在唧唧噥噥之外，還要看看四圍，顯示他們在廣衆中享受這樂趣的歡喜和驕傲。中年人卻同作繭而自居其中的蠶蛹一樣，不論什麼時候單只看見他自己的繭子。已經是中年人，只希望不要走上那些中年人的路。

兒子的訂婚

十六歲的兒子將要和一個十五歲的少女訂婚了。是同住了一年光景的鄰居，彼此都還不脫孩子氣，談笑嬉游，似乎不很意識到男女的界限。但是，看兩個孩子無邪地站在一塊，又見到他們兩個的天真和忠厚正復半斤八兩，旁人便會想道，「如果結爲配偶倒是相當的呢。」一天，S夫人忽然向鄰居夫人和我妻提議道，「我替你們的女兒、兒子作媒吧。」兩個母親幾乎同時說「好的，」笑容浮現到臉上，表示這個提議正中下懷。幾天之後，兩個父親對面談起這事來了，一個說「好的呀，」一個用他的蘇州土白說「嚙啥，」足見彼此都合了意。可是，兩個孩子的意見如何是頂要緊的，便分頭徵詢。徵詢的結果是這個也不開口，那個也不回答。少年對於這個問題的羞慚心理，我們很能夠了解，要他們像父母一般，若無其事地說一聲「好的」或者「嚙啥，」那是萬萬不肯的。我們只須看

他們的臉色，那種似乎不愛聽而實際很關心的神氣，那種故意抑制歡悅而把眼光低垂下來的姿態，便是無聲的「好的」或者「嚙哈」呀。於是事情決定，只待商定一個日期，交換一份帖子，請親友們喝一杯酒，兩個孩子便訂婚了。

有「媒妁之言」，而媒妁只不過揭開了各人含意未伸的意想。也可以說是「父母之命」，而實際上父母並沒有強制他們什麼。照現在兩個孩子共同做一件瑣事以及彼此關顧的情形看來，只要長此不變，他們便將是美滿的一對。

這樣的婚姻當然很尋常，並不足以做人家的模範。然而比較有一些方式卻自然得多了。近來大家知道讓絕不相識的一男一女驟然在一起生活不很妥當，於是發明了先結識後結婚的方式。介紹人把一男一女牽到一處地方，或者是公園，或者是菜館的雅座，「這位是某君，這位是某女士」一副尷尬的面孔，這樣替他們「接線」。而某君、某女士各自胸中雪亮，所爲何事而來，還不是和「送入洞房」殊途同歸？[？]的羞慚漸漸消散了，於是想出話來對談，尋出題目來約訂往後的會晤，這無非爲着對象既被指定，不得不

用人工把交情製造起來。兩個男女結婚以後如何且不必說，單說這製造交情的一步工夫，多麼牽強、不自然啊！

又有一種方式是由交際而戀愛，由戀愛而結婚。交際是廣交甲、乙、丙、丁乃至庚、辛、壬、癸，這不過朋友的相與。戀愛是一枝內發的箭，什麼時候射出去是不自知的。一朝射出去而對方接受了，方才談得到結婚。這種說法頗為一部分青年男女所喜愛。但是，我國知識男女共同做一種事業的很少，所謂交際，差不多只限於飲食遊戲那些事情上。若不是有閒階級，試問那裏有專門去幹飲食遊戲那些事情的份兒？並且因為交際只限於飲食遊戲那些事情上，所以謹愿的人往往向隅，而浮滑的人方才是交際場中的驕子。我們曾經看見許多的青年男女矚望着交際場，苦於無由投身進去，而青春已漸漸地離開了他們，他們於是憂傷，頹喪，歇司的里。這是很痛苦的。再說一部分青年心目中的戀愛境界，差不多是一幅美麗而朦朧的圖畫。那是詩、詞和小說教給他們的，此外電影也是有力的啓示。這美麗而朦朧的圖畫實在只是瞬間的感覺，如果憧憬着這個，認為終極的目的，那末，戀

愛成功以後，一轉眼便將驚詫於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時候是很無聊的。

伴侶婚姻是美國的出品，而且在美國也未見怎樣通行。我國如果仿行起來，將會感到「此路不通」吧。

青年男女能從戀愛呀結婚呀這些問題上節省許多精神和時間，移用到別的事情上去，他們是幸福的。若把這些問題看作整個的人生，或者認作先於一切的大前提，那末苦惱便將伺候在他們的背後了。

過去隨談

一

在中學校畢業是辛亥那一年。並不曾作升學的想頭；理由很簡單，因為家裏沒有供我升學的錢。那時的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有「出路問題」；不過像現在的社會評論家雜誌編輯者那時還不多，所以沒有現在這樣鬧嚷嚷地。偶然的機緣，我就當了初等小學的教員，與二年級的小學生作伴。鑽營請託的況味沒有嘗過；依通常說，這是幸運。在以後的朋友中間有這麼一個，因在學校畢了業，將與所謂社會者對面，路途太多，何去何從，引起了甚深的悵惘；有一回偶遊園林，看見澄清如鏡的池蕩，忽然心酸起來，強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這樣生帖孟脫的青年心情我卻沒有，小學教員是值得當的，我何妨當當；依實際說，這又是幸運。

小學教員一連當了十年，換過兩次學校，在後面的兩個學校裏，都當高等班的級任；但也兼過半年幼稚班的課——幼稚班者，還教不上初等一年級，而又不像幼稚園兒童那樣地被訓練着，是學校裏一個馬馬虎虎的班次。職業的興趣是越到後來越好；這因為後來的幾年中聽到一些外來的教育理論同方法，自家也零星悟到一點，就拿來施行，而同事又是幾個熟朋友的緣故。當時對於一般不知振作的同業頗有點看不起，以為他們德性上有着污點，倘若大家能去掉污點，教育界一定會大放光彩的。

民國十年暑假後開始教中學生。那被邀請的理由是很滑稽的。我曾寫一些短篇小說刊載在雜誌上。人家以為能作小說就是善於作文，善於作文當然也能教文，於是，我彷彿是頗適宜的國文教師了。這情形到現在仍舊不衰，作過一些小說之類的往往被聘為國文教師，兩者之間的距離似乎還不會經人切實注意過。至於我舍小學而就中學的緣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在五處中學三處大學作教，教的都是國文；這大半是兼務，正業是書局

編輯，連續七年有餘了。大學教員我是不敢當的；我知道自己怎樣沒有學問，我知道大學教員應該怎樣教他的科目，兩相比並，不敢是真情。人家卻說了：「現在的大學，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這固然不錯；但從「盡其在我」的意義着想，不能因大學不像大學，我就不妨去當不像大學教員的大學教員。所惜守志不嚴，牽於友情，竟爾破戒。今年在某大學教「歷代文選」，勞動節的明天，接到用紅鉛筆署名L的警告信，大約說我教那些古舊的文章，徒然助長反動勢力，於學者全無益處，請即自動辭職，免討沒趣云云。我看了頗憤憤；若說我沒有學問，我承認；卻說我助長反動勢力，我恨反動勢力恐怕比這位L先生更真切些呢；或者以為教古舊的文章便是助長反動勢力的實證，更不用問對於文篇的態度如何，那末他該叫學校當局變更課程，不該怪到我。後來知道這是學校波瀾的一個弧痕，同系的教員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辭比給我的信更嚴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醜臉那樣笑了。從此辭去不教；願以後謹守所志，「直到永遠。」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識以及好嬉肯動的少年心情，當當小學或初中的教員大概

還適宜的。這自然是不往根柢裏想去的說法；如往根柢裏想去，教育對於社會的真實意義（不是世俗所認的那些意義）是什麼，與教育相關的基本科學內容是怎樣，從事教育技術上的訓練該有那些項目，關於這些，我就同大多數的教員一樣，知道得太微少了。

二

作小說的興趣可說由中學校時代讀華盛頓歐文的見聞錄引起的。那種詩味的描寫，諧趣的風格，似乎不會在讀過的一些中國文學裏接觸過；因此這樣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開頭作小說記得是民國三年；投寄給小說周刊禮拜六，被登載了，便繼續作了好多篇。到後來，禮拜六派是文學界中一個卑污的名稱，無異海派黑幕派鴛鴦蝴蝶派等等。我當時的小說多寫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後來的相彷彿，淺薄誠有之，如何惡劣卻未必，雖然所用的工具是文言，也不免貪懶用一些成語古典。作了一年多便停筆了，直到民國九年才又動手。是韻剛君提示的，他說在北京的朋友將辦一種雜誌，作一篇小說付去吧。從此每年寫成幾篇，一直不會間斷；只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將盡了，還不會寫過一篇呢。

豫先布局成後修飾，這一類ABC裏所詔示的項目，總算盡可能的力實做的，可是不行；作小說的基本要項在乎有一雙透入的觀世的眼，而我的眼殼不上；所以人家問我那一篇最愜心時，我簡直不能回答。爲要作小說而訓練自己的眼固可不必；但眼的訓練實是生活的補劑，因此我願意對這上邊致力。如果致力而有進益，由這進益而能寫出些比較可觀的文字，自是我的歡喜。

爲什麼近來漸漸少作，到今年連一篇也沒有作呢？有一個淺近的比喻，想來倒很確切的。一個人新買一具照相器不離手的對光，扳機，捲乾片，一會兒一打乾片完了，便裝進一打，重又對光，扳機，捲乾片。那時候什麼對象都是很好的攝影題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這有天真之趣，攝他一張；老母親捧着水煙袋抽吸，這有古樸之致，攝他一張；出外遊覽，遇到高樹，流水，農夫，牧童，頗濃的感興立刻湧起，當然不肯放過，也就逐一攝他一張。洗出來時果能成一張像樣的照相與否似乎不很關緊要，最熱心的是「搭」的一板；面前是一個對象，對着他「搭」的板了，這就很滿足了。但是，到後來卻有相度了一會終於收起

鏡箱來的時候。愛惜乾片麼？也可以說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於照相的條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長，構圖要適宜，明暗要美妙，更有其他等等，相度下來如果不能應合這些條件，寧可收起鏡箱了事；這時候，徒然一板是被視爲無意義的了。我從前多寫只是熱心於一板，現在卻到了動輒收起鏡箱的境界，是自然的歷程。

三

中學生主幹曾囑我說一些自己修習的經歷，如如何讀書之類。我很慚愧，自計到今爲止，沒有像模像樣讀過書，只因機緣與嗜好，隨時取一些書來看罷了。書既沒有系統，自家又並無分析的綜合的識力，不能從書的方面多得到什麼是顯然的。外國文字呢？日文曾讀過葛祖蘭氏的自修讀本兩冊，但是像劣等的學生一樣，現在卻還給教師了。至於英文，中學時代不算讀得淺，讀本是文學名著，文法讀到納司非爾的第四冊呢；然而結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電影字幕還未能完全明白。（我覺得讀英文而結果如此的實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時間，終於不能完全看明白電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讀英文的可以反省一

下了。不去澈底修習，弄一個全通真通，當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學校對於學生修習的各項科目都應定一個畢業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問學生果否達到了最低限度，這不能不怪到學校了。外國文字這項工具既不能使用，要接觸一些外國的東西只好看看譯品，這就與專待餵飼的嬰孩同樣的可憐，人家不翻譯，你就沒法想。講到譯品，等類頗多。有些是譯者實力不充而硬欲翻譯的，弄來滿盤都錯，使人懷疑何以外國人的思想話語會這樣的奇怪不依規矩。有些據說為欲忠實，不肯稍事變更原文文法上的排列，就成為中國文字寫的外國文。這類譯品若請專讀線裝書的先生們去看，一定回答「字是個個識得的，但不懂得這些字湊合在一起講些什麼。」我總算能夠硬看下去，而且大概有點懂，這不能不歸功到讀過兩種讀如未讀的外國文。最近看到東華君譯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清楚流暢，義無隱晦，以為譯品像這個樣子，庶幾便於讀者。聲明一句，我不是說這本書就是翻譯的模範作；我沒有這樣狂妄，會自認有判定譯品高下的能力。

說起讀書，十年來頗看到一些人，開口閉口總是讀書，「我只想好好兒念一點書，」

「某地方一個圖書館都沒有，我簡直過不下去，」什麼事都不管，只要有書讀，我滿足了，」這一類話時時送到我的耳邊；我起初肅然生敬，既而卻未免生厭。那種爲讀書而讀書的虛矯，那種認別的什麼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簡直自封爲人間的特殊階級，同時給與旁人一種壓迫，彷彿唯有他們是人間的智慧的葆愛者。讀書只是至平常的事而已，猶如喫飯睡覺，何必作爲一種口號，惟恐不遑到處宣傳。況且所以要讀書，自全憑觀念的玄學以至真憑實據的動植礦，就廣義說，無非要改進人間的生活。單只是「讀」決非終極的目的。而那些「讀書」與「讀書」的先生們似乎以爲單只是「讀」很了不起的，生活云云不在範圍以內：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頗想標榜「讀書非究竟義諦主義」——當然只是想罷了，宣言之類是不會做的。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夠說明我之所以有這種反感，由於自家的頭腦太儉了，對於書太疎闊了，因此引起了嫉妬，而怎樣怎樣的理由是非意識地文飾那嫉妬的醜臉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辯解，總之我確然曾有這樣的反感。至於那些將讀書作口號的先生們果否真個讀書，我不得而知；只有一層，

從其中若干人的現況上看，我的直覺的評判成爲客觀的真實了。他們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間智慧的寶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得便時拋開了爲讀書而讀書的招牌，就不妨包辦一切；他們儼然承認自己是人間的特殊階級，雖在極微細的一談笑之頃，總要表示外國人題出來的「高等華人」的態度。讀書的口號，包辦一切，「高等華人」這其間彷彿有互相糾纏的關係；若請希聖君來解釋，一定能頭頭是道的。

四

我與妻結婚是由人家作媒的，結婚以前沒有會過面，也不會通過信。結婚以後兩情頗投合，那時大家當教員，分開在兩地，一來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頭，寫信等信成爲盤踞心窩的兩件大事。到現在十四年了，依然很愛好。對方怎樣的好是彼此都說不出的，只覺得很適合，更適合的情形不能想像，如是而已。

這樣打彩票式的結婚當然很危險的，我與妻能夠愛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點說，全憑西湖白雲庵那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種便宜，不會爲求偶而眠思夢想，神魂顛倒；不

會沈溺於戀愛裏頭，備嘗甜酸苦辣各種味道。圖得這種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值得不值得固難斷言；至少，青年期的許多心力和時間是挪移了過來，可以去應付別的事情了。

現在一般人不願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是顯然的，先戀愛後結婚成爲普通的信念。我不菲薄這一種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謂「必然」。我只想說那些戀愛至上主義者，他們得意時談心，寫信，作詩，看電影，游名勝，失意時傷心，流淚，作詩（充滿了驚嘆號）說人間至不幸的止有他們，甚至想投黃浦江；像這樣把整個生命交給戀愛，未免可議。這種戀愛祇配資本家的公子「名門」的小姐去玩的。他們享用的是他們的父親祖先剝削得來的錢，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時早就排定，他們看看世界非常太平，一點沒有問題；閒暇到這樣子卻也有點難受，他們於是去做戀愛的題目，弄出一些悲歡哀樂來，總算在他們空白的的生活錄寫上了幾行。如果是並不閒暇到這樣子的青年，而也想學步，那惟有障礙自己的進路，減損自己的力量而已。

吧！

人類不滅，戀愛也永存。但戀愛有各色各樣。像公子小姐們玩的戀愛，讓它「沒落」

中學生雜誌以出了中學校以後一題徵文，因作此篇。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七日記。

一九三〇年一〇月二十九日作

將 離

跨下電車，便是一陣細且柔的密雨。南北東西的風把雨吹着，儘向我的身上捲上來。電燈光特別昏闇，火車站的黑影兀立在深灰色的空中。那邊一行街樹，像魔鬼的頭髮似的飄散舞動，作些蕭蕭的聲響。我突然想起：難道特地要教我難堪，故意先期做起秋容來麼！便覺得全身陷沒在悽愴之中，剛才喝下去的一斤酒在胃裏也不大安分起來了。

這是我的一種揣想：天日晴朗的別勝於風淒雨慘的別，朝晨午晝的別勝於傍晚黃昏的別。雖然一回的別不能兼試二者以爲比較，雖然這一回的別還沒有來到，我總相信我所揣想是大致不謬的。然而到那邊去的輪船照例是十二點光景開的，黃昏的別是注定的了。像這樣入秋漸深，像這樣時候吹一陣風灑一陣雨，又安知六天之後的那一夜，不更是風淒雨慘的別呢！

一點東西也不要動：散亂的書籍，零星的原稿紙，積着墨汁的水盂，歪斜地擺着的硯臺……一切保留着原來的位置。一點變更也不讓有：早上六點起身，喫了早飯，寫了一些字，準時到辦事的地方去，到晚回家，隨便談話，與小孩子胡鬧……一切都是那平淡的生活。全然沒有離別的空氣，更有什麼東西會迫緊攏來？好像沒有這快要來到的一回事了。

記得上年平伯去國，我們同在一家旅館裏，明知再不到一點鐘，離別的利刃要把我們分割開來了。於是一啓口一舉手都覺得有無形的線把我牽着，又似乎把我周身網緊來；胸口也悶悶的不好過了。我竭力要想擺脫，故意做出沒有什麼的樣子，靠在椅背上，舉起杯子喝茶，又東一句西一句地談着。然而沒有用處，只覺得十分地勉強，只覺得被牽被網被壓得越緊罷了。我於是想：離別的空氣既已凝集了，再也別想衝決，牠是非把我們擠了開來不可的！

現在我只是不讓這空氣凝集，希望免了被牽被網被壓種種的糾纏。我又這麼癡想

着，到這離去的一刻，最好恰在沈酣的睡眠中，既泯能想，自無所想。雖然覺醒之後，已經是大海孤輪中的獨客，不免起深深的惆悵；然而最難堪的一關已成過去，情形便自不同了。

然而這空氣終於會凝集攏來。走進家裏，看見才洗而縫好的被袂，衫袴長袍之類也一疊疊地堆在桌子上。這不用問得，是我旅程中的同伴了。「偏要這麼多事！既已弄了，爲什麼不早點收拾好！」我略微煩躁地想。但是必須帶走既屬事實，早日豫備尤見從容，我何忍說出這責備的話呢——實在也不該責備，只該感激。

然而我觸着這空氣了，而且嗅着牠的味道了，與上年在旅館裏所感到的正是同一的種類，不過還沒有這樣濃密而已。我知道牠將要漸漸地濃密，猶如西湖上晚來的煙霧；直到最後，牠具有一種強偉的力量，便會把我一擠；我於是非自主地離開這裏了。

我依然談話，寫字，喫東西，躺在藤椅子上；但是都有點異樣，有點不自然。

夜來有夢，夢在車站月台之旁。霎時火車已到，我急把行李提上去，身子也就登上，火車便疾馳而去了。似乎還有些東西遺留在月台那邊，正在檢點，即想起遺留的並不是東西，卻是幾個人。這很奇怪，我竟不會向他們說一聲「別了」，竟不會伸出手來給他們；不僅如此，登上火車的時候簡直把他們忘了。於是深深地悔恨，這怎麼能不說一聲握一握呢！假若說了握了，究竟是個完滿的離別，多少是好。「讓我回頭去補了罷！讓我回頭去補了罷！」但是火車不睬我，牠喘着氣只是向前奔。

這夢裏的登程，全忘了月台上的幾個人，與我所癡心盼望的酣睡時離去，情形正相彷彿。現在夢裏的經驗告訴我，這只有勾引些悔恨，並不見得會比較好一點。那麼，我又何必作這種癡想呢？然而清醒地說一聲握一握的離別究何嘗是好受的！

*

「信要寫得勤，要寫得詳；雖然一班船動輒要隔三五天，而厚厚的一疊信箋從封套裏抽出來，總是獨客的欣悅與安慰。」

「未必能夠寫得怎樣勤怎樣詳罷。久已不幹這勾當了；大的小的粗的細的種種事情箭一般地射到身上來，逐一對付已經夠受了，知道還有多少坐定下來執筆的工夫與精神！」

離別的滋味假若是酸的，這裏又攙入一些苦辛的味素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二日作完

客語

僥倖萬分的竟然是晴明的正午的離別。

「一切都安適了，上岸回去罷，快要到開駛的時候了。」似乎很勇敢地說了出來，其實呢，處這境地，就不得不說這樣的話。但也不是全不出於本心。香蕉與生梨已經買好給我，話是沒有什麼可說了，夫役的擾攘，小艙的鬱蒸，又不是什麼足以賞心的，默默地擠在一起，徒然把無形的悽心的網織得更密罷了，何如早一點就別了呢。

不可自解的是卻要送到船闌；而且不止於此，還要走下扶梯，送到岸上。自己不是快要起程的旅客麼？然而竟充起主人來。主人送了客，回頭踱進自己的屋子，看見自己的人。但是現在——現在的回頭呢！

並不是儒怯，自然而然看看別的地方，答應「快寫信來」那些囑咐。於是被送的轉

身舉步了。也不覺得什麼，只彷彿心裏突然一空的樣子（老實說，有點摹寫不出了）。隨後想起應該上船，便跨上扶梯；同時用十個指頭梳一頭散亂的頭髮。

倚着船欄，看岸上的人去得不遠，而且正回身向這裏招手。自己的右手不待命令，也就飛揚跋扈地舞動於頭頂之上了。忽地覺得這剎那間這個境界很美，頗堪體味。待再望岸上人，卻已沒有蹤跡，大概轉了彎趕電車去了。

*

沒有經驗的想望往往是外行的，待到徵實，不免自己好笑。起初以為一出口便是蒼茫無際的海天，山頭似的波浪打到船上來，散為裂帛與拋珠，所以只是靠着船欄等着。誰知出了口還是似盡又來的沙灘，還是一抹連綿的青山，水依然這麼平，船依然這麼穩。若說眼界，未必寬闊了多少，卻覺空虛了好些；若說趣味，也不過同乘內河小汽船一樣。於是失望地回到艙裏，爬 upper 層自己的鋪位，只好看書消遣。下層這位先生早已有時而猝發的鼾聲了。

實在沒有看多少書，不知怎麼也朦朧起來了。只有用這朦朧兩字最確切，因為並不是睡着，汽機的聲音和船身的微盪，我都能夠覺知，但僅只是覺知，更沒有一點思想一毫情緒。這朦朧彷彿劇烈的醉，過了今夜又是明朝地只是不醒，除了必要的坐起來幾回，如喫些餅干牛肉香蕉之類，也就任其自然——連續地朦朧着。

這不是搖籃裏的生活麼？嬰兒時的經驗固然無從回憶了，但是這樣地只有覺知而沒有思想沒有情緒，應當有點相像。自然的，所謂離思也暫時給假了。

*

向來不曾親近江山的，到此卻覺得趣味豐富極了。書室的窗外，只隔一片草場，閒閒地流着閩江。彼岸的山絲延重疊，有時露出青青的新妝，有時披上薄薄的霧帔，有時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好些雲，卻與山通起家來，於是更見得山的鬱鬱然有奇觀了。窗外這草場差不多是養着的幾十頭羊與十條牛的領土。看守羊羣的人似乎不主張放任主義的，他的部民才喫了一頓，立即用竹竿驅策着，教他們回去。時時聽得彷彿有幾個人在那裏

割草的聲音，便想到這十頭牛特別自由，還是在場中游散。天天喝的就是他們的奶，又白又濃又香。真是無上的惠賜。

臥室的窗對着山麓，望去有裸露的黑石，有矮矮的松林，有泉水衝過的澗道。間或有兩個人，在山頂上樵采，形體藐小極了，看他們在那裏運動着，便約略聽得微茫的乾草瑟瑟的音響。這彷彿是古代的幽人的境界，在什麼詩篇什麼畫稿裏邊遇見過的。暫時地充當古代的幽人，當然有一些新鮮的滋味。

月亮還在那邊，仰望山容，蒼蒼的，黯黯的，更見得深鬱。一陣風起，總是銳利的一聲呼嘯一般，接着便是一派松濤。忽然憶起童年的情景來：那一回與同學們遠足天平山，就借宿在高義園，稻草襯着褥子，橫橫豎豎地躺在地上。半夜裏醒來了，一點光都沒有，只聽得洪流奔放的聲音，這聲音差不多把一切包裹起來了；而身體頗覺寒冷，因把被頭裹得更緊一點。自此再也不想睡，直到天明，只是細辨這喧而彌靜靜而彌旨的滋味。三十年來，所謂山居，就只有這麼一回。而現在又聽到這聲音了，雖然沒有那夜這樣宏大，但是

將來的風信正多且將常常地更甚地聽到呢。只不知童年的那種欣賞的心情能夠永
持續否……

這裏有秋蟲，有很多的秋蟲，本來沒有秋蟲的地方到底是該詛咒的例外。躺在牀上聽聽，真是個奇妙的合奏，有時很繁碎，有時很凝集，而總覺恰合正好，足以娛耳。中間有一種不知名的蟲，牠們的聲音響亮而曼長，像一種絃樂，而且引起人家一種想像，彷彿見一位樂人在那裏徐按慢抽地拉奏。

松聲與蟲聲漸漸地微淡微淡，終於消失了……

*

倉前山差不多一座花園，一條路一叢花一所房屋一個車夫都有詩意。尤可愛的是晚陽淡淡的時候，禮拜堂裏送出一聲鐘響，綠蔭下走過幾個張着花紙傘的女郎。

跟着紹虞夫婦前山後山地走，認識了兩相彷彿的荔支樹與龍眼樹，也認識了長髯飄飄的生着氣根的榕樹，眺望了我們所住的那個山，又看了胭脂一般的西面的暮雲，于

是坐在路旁的軛砌的短闌上休息。漸漸地四圍昏暗了，遠處的山只像幾搭極淡的墨痕染漬在灰色的紙上。鄉間的女人匆匆地歸去，走過我們身邊，很自然地向我們看一看。那種渾樸的意態，那種奇異的裝束（最足注目的是三支很長的髮釵，像三把小劍，兩橫一豎地把髮髻插住，我想，兩個人並肩走時，橫插的小劍的鋒會畫着旁人的頭皮，）都使我想到古代的人。同時又想，什麼現代精神，什麼種種的糾紛，都渺茫到像此刻的遠山一樣，彷彿沈在夢幻之中了。

*
*
*

中秋夜沒有月，這倒很好，我本來不希望看什麼中秋月。與平常沒有月亮的晚上一樣，關在書室裏，就美孚燈光下做了一點功課，就去睡了。

*
*
*

第二天的傍晚，滿天是雲，江面黯然。西風搖窗櫺，吉格作響。突然覺得寂寥起來，似乎不論怎樣都不好。但是又不能什麼都不，總要在這樣那樣裏邊佔其一，這時候我所佔的

就是倚窗悵望。然而悵望又有什麼意思呢！

紹虞似乎有點揣度得出，他走來邀我到江邊去散步。水波被灘石所當，激觸有聲。更有廣遍而輕輕的風一般的音響平鋪在江面，潮水又退出去了。便隨口念着舊時的詩句

潮聲應未改，

客緒已頻更。

七年以前，我們一同到南通去。回出城來，在江濱的客店裏歇宿候船。卻成了獨客。荒涼的江濱晚景已足使人悵悵，又況是離別開場的一晚，真覺得百無一可了。聊學雅人口占一詩，藉以排遣。現在這兩句就是這一首詩裏的。唉，又是潮聲，又是客緒！

所謂客緒，正像冬天的濃雲一般，風吹不散，只是越凝集越厚，散步的藥又有什麼用處。回到屋裏，天差不多黑了，我們暫時不點火，就在昏暗中坐下。我說：「介泉在北京常說，在暮色蒼茫之際，爐火微明，默然小坐，別有滋味。」紹虞答應了一聲，就不響了。很是奇怪，何以我和他的聲音都覺特別地寂寞；彷彿在一個廣大的永寂的虛空中，僅僅盪漾着這

一些聲音，音波散了，便又回復牠的永寂。

想來介泉所說的滋味，定帶着酸的。他說「別有」，誠然是「別有」，我能夠體味他的意思了。

點火以後，居然送來了切盼而難得的郵件，昨天有一艘輪船到這裏了。看了第一封，又把這心擠得緊一點。第二封是平伯的，他提起我前幾天作的一篇雜記，說：「……此等事終於無可奈何，不呻吟固不可，作呻吟又覺陷於怯弱。總之，無一而可，這是實話……」

似乎覺得這確是怯弱，不要呻吟罷。

但是還要去想，呻吟的爲了什麼？戀戀於故鄉麼？故鄉之足以戀戀的，差不多只有藕與蓴菜這些東西了，又何至於呻吟？戀戀於鶉鴿箱似的都市裏的寓居麼？既非鶉鴿，又何至於因爲飛開了而呻吟？老實地說，簡括地說，只因一種願與最愛與同居的人同居的心情，忽然不得滿足罷了。除了與最愛與同居的人同居，人間的趣味在那裏？因爲不得滿足而呻吟，正是至誠的話，有什麼怯弱不怯弱？那麼，又何必不要呻吟呢？

呻吟的心本來如已着了火的燃料，濃煙鬱結，正待發燄。平伯的信恰如一個火把，就近一引，於是熾盛地燃燒起來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作完

回過頭來

客中的心緒，陳套一點說，自然是「麻起」，但實在是簡單到二十四分的，只不過一個「悵悵然」罷了。說這由於想那戀念着的誰某，由於想那縈繫着的什麼，當然最能取得人家心意的默許；他們會得這樣反證，不爲了那些，又爲什麼至於悵悵然呢？然而殊未必。有時候一念突起，彷彿荒林中趕出來一個獵戶，他要搶住一些剛才在這裏亂竄的野獸——那些藏藏露露閃閃現現的思念。可是沒有，連一根毛一個影子都沒有！似乎剛才覺得有野獸在這裏亂竄僅是一種幻覺，其實這裏祇有空虛的荒林與死樣的沈寂。於是獵戶迷疑而發呆了：他不想起所頂何天，所履何地，所形何人，他自忘了。試想所有的思念既然微淡到這樣，至於不可把捉，還能說是在想着戀念着的縈繫着的麼？然而亦惟這樣地微淡，捉牠不着，不捉便來，所以時刻感覺被裹在個薄薄的「悵悵然」的網裏——亦

可說墮入一個循環，因也是悵悵然，果也是悵悵然。

低頭做功課，也只是微薄的強制力勉強支持着罷了。這可以把樂器的弦線來比喻。韌結的弦線找不到，固然可以把粗鬆一點的整腳貨來湊數，從外貌看這樂器是張着齊整的弦線，偶一揮指，也能夠發出卜東的聲音。但是這粗鬆的弦線經不起彈撥的，只要你多彈一會或者用力重一點，牠就拍地斷了。當然的，你能夠把牠重行續上；然而隔不到一歇，牠又拍地斷了！斷是常，不斷是變；不能彈是常，能彈是變；這整腳的弦線還要得麼！可憐我僅有這整腳的弦線，這微薄的強制力，所以「神思不屬」是常而「心神傾注」是變了。

在這屢屢神思不屬的當兒，如其聽到窗外有細碎的鞋底擦着沙地的聲音，中間偶爾夾着輕鬆而短促的一聲「蓬」，便淡漠地想，「他們又在那裏玩籃球了。」這樣的聽到，這樣的想，與其說原於知覺，不如說僅是反應，似乎中間止有很簡單的作用。倘若再感受得回數多一點，恐怕更要漸就疲癱，終於連這一些反應都沒有，竟成爲冥漠無覺了。

但是我尙不曾看過一回他們的玩籃球。當十三四歲的時候，學校裏的運動場還沒有鋪好，正布了一批小石塊，豫備在上面鋪沙土，再用碾地器把牠碾得堅結且平貼。我們卻等不及了，捧出皮球來就踢；也無所謂雙方的門和界線，也無所謂門守衝鋒等等的分職，只是對着球所在的方向跑，見球下落就搶，搶着了就舉足把牠踢出去而已。我雖然難得搶到球，就是搶到了，踢起來也高過我的頭不多，（而且腳背上總要感覺辣辣的痛，）可是奔跑和搶奪的勇氣決不讓於能踢高球（高過了樓屋，還是卓直地向上升）的幾位同學。有一天，記得是傍晚時候，書包已拿在手中，預備回家了，只因對於那個球尙有點戀戀，所以不曾離開運動場。正在奔逐之際，突然間耳際砰地一響，左頰受着猛烈的一擊，身體就跌倒在地上。當時也想不到這是一塊又大又結實的東西，不知爲什麼卻撞到了我的臉上來；那砰的響聲漸次轉爲粗濁，延綿不斷，似乎什麼地方低低地打鼓。「血」！同學們把我扶起時出驚地嚷着。我迷糊地依着他們所指示看去，是在右面的膝蓋，袴子破了，看得見溢出的鮮血與裂開的皮肉。我於是覺得痛，不可忍受的痛。同

學把我扶回家裏，就躺在牀上。這傷處是很不巧的，只要動一動，就會使已經凝合的濃血迸裂，重又涌出新血來；我絕不敢動，整整地僵臥了一個星期，方能起身到學校。這自然與沒有這回事一樣了。然而不然。看見了在場中騰躍着的皮球覺得有點兒怕，雖是平淡的卻也是不可磨滅的，再也沒有向牠追趕，把牠搶在手中，更舉起足來同牠發生一點交涉的勇氣了。有幾回自己策厲着說，「怕什麼，這麼小的痛楚！——何況皮球不會天天撞到臉上來的。」雖然這樣想，兩條腿總似被無形的繩索牽住了，終於不肯跨進運動場（不多幾時，沙土都鋪好，而且碾得很堅結很平貼了。）加入足球的隊伍。這一段回溯是說明我對於球類的遊戲曾有這麼一個印象，為現在不曾看過一回樓下的玩籃球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呢，就可說是「悵悵然」之毒。不看固悵悵然，看了也無非悵悵然，反正是這樣，倒不如不要看還省得個從桌子前走到窗前的麻煩。

這一天上午，紹虞走來閒談，不知從什麼談到了午後的籃球比賽。他說：「今天這十個人是這裏最好的兩組，在福州地方，他們是常勝軍。」我的心動了一動，（我們走到一

處地方聽人說這是從前某人的遺跡，或者說有名的某某事件就發生在這地方的，於是心不由得動一動，這裏所說動了一動正與相像；但是隨後就淡忘了，既不復想起剛才曾有這麼動一動，當然不會想起爲什麼而動。午後，已經四點多了，蝟粉牆上映着淡淡的斜方的日影，略有風聲水聲發於江上，無意中聽得樓下有細碎的鞋底擦着沙地的聲音了，中間偶爾夾着輕鬆而短促的一聲「蓬。」這個把我的淡忘的印象喚回來了，心想「這是最好的兩組，是常勝軍，何不看一看呢。」便站起來，走向窗前，倚着闌干，是每天傍晚靠着牠，悵望那上潮或下潮的江面，以及若隱若現的遠山，或是刻刻變幻的霞雲的闌干。

這球場是經行慣的；沿着場的方匡疎疎密密站着些旁觀者，這也是以前在別處見慣了而不足爲奇的。可是這兩組這十個人的活動卻把我的心神攝住了。他們的身體這樣地輕，腿這樣地健；才奔向這一角，剎那間已趕到那一角了，正同於絕頂機敏的獵犬。他們的四肢百骸又這樣地柔軟；後彎着身軀會得接球，會得送球；橫折着腰肢會得受球，會得發球；要取這球時，躍起來，衝前去，便奪得了；要讓這球時，閃過點，蹲下點（甚至故意跌

倒在地上，便避開了。他們兩方面各有熟習的陣勢：球在某人手中，第二個人早已跑到適當的地位等着，似乎料得定他手中的球將怎樣拋出來而且一定拋得怎麼遠。同時預備接第二個人的球的第三個人也就跑到另一個適當的地位，預備接到了球，便投入那高高挂起的籃。在敵對的一面，那就一個人貼近正拿着球的，極敏捷極警覺地想法奪取那手中的球。又一人監守着預備接球的第二個人，似乎他能確斷所站的是個更爲適當的地位，那球過來時一定落在自己的手中，又一定送到同伴的手中——他的眼光早已射到站在遠處的可把球付與的同伴了。而他的幾個同伴正就散開在幾個適當的地位等着。這些僅是一瞬間的形勢而已，而且敘述得太粗疏了，實際決不止這麼一點。只等球一脫手，局面便全變了。主客之勢，犄角之形，身體活動的姿態，沒有一樣不是新的。那球騰擲不歇，場上便刻刻呈現新的局面。

他們都沈寂不作聲響；臉上現一種特異的神采，這不能叫做希望的容光，又不合稱爲爭競的氣概，勉強述說，似乎「力的徵象」或者「活動的徵象」比較適切一點。偶然

問一個人感覺有招呼同伴的必要，那就極輕悄地一聲「某」——真是輕悄到十二分，僅足使同伴感覺而已——這某字是姓是名字，當然無從知道了。可是這麼一聲某已能收到與幾多言語同樣的效力，所要表達的提示囑付勉勵等等的意思，都一絲不漏地傳達於這所謂某的同伴，雖然他並不回答一聲「知道了」，甚且點一點頭擡一擡眼的表示都沒有，然而旁觀者自能默悟，知道他確已完全承領了。

擦擦的腳步聲是場上的音樂，節奏有徐有疾，卻總帶着輕快的情調。皮球着地或者與人的肢體擊撞時發出空洞的音響，彷彿點着板眼。

我對着這一場力的活劇，活動的表現，一點思想都不起，什麼「悵悵然」自然離開得遠遠了。僅有一種感覺（我們躺在牀上半醒的時候，身旁的物象音響都能夠感知，是不能夠對於那些加以思索，這可以比況這裏所說的感覺）略如以下的情形。我感覺這十個人如涌而來，如涌而往，竟同潮水那麼偉大。皮球的一回拋出，身體的一回運動，完全與各個人相為呼應，正如潮水的一波一浪，與全潮水的呼吸融合着一樣。他們這樣地

無心，什麼勝利榮譽貪婪欺詐的心都沒有，簡直可以說他們沒有各自的我。他們的心已融和爲一個了！他們又這樣地雄健，什麼困疲殘傷痛楚的顧慮都沒有，簡直可以說他們沒有各自的身體。他們的身體也已融和爲一個了！他們就是力！他們就是活動！

當時是不及反省，現在更無從回想，不知爲着那一端（被壓迫於他們的偉大呢，有感於融和爲一的情味呢，或者都不是而別有其牠）忽覺心頭酸酸的，呼吸也急促起來，同時眼前有點模糊，眼淚偷偷地滲出來了。我不能再看，於是回過頭來。

*

在十幾天以前，聽說那個建築師要回國去了；原因是他的叔父死了，遺下來的商業的事務歸他繼續經營，所以他亟須回去。這裏的房屋都出於他的手，他自己的一所住宅是最先落成的。我不很經意地想，他要與親手經營的成績，自建的住屋，分別了；這分別將至若何程度，能不能重複會合，都是難以預料的。

隔了六七天，偶然靠窗凝望，見有幾個工人扛着板裝的器物經過樓下的沙路，也不

措意。後來他們扛着第二第三批又經過了，使我立即想起這當是建築師運回國去的貨物；因此留心察看，見板面寫着建築師的名字以及他本國的地址，我的揣想便證實了。隨後想，這不免爲累，現在的整理裝裹囑付轉運，到後的取攜啓封處理位置，足使心神麻亂至兩三個月而有餘（至少我要如此。）器物本是供應使用的，今反爲所累，這又何苦。假若到處有非常精良的供應使用的器物，而且數量極多，每個人分配得到一份尚不嫌欠缺，那時候，一個人到地球的東面有這樣的享用，到地球的西面也有這樣的享用，多佔一份是事實上不需要，需要時卻總能得滿足，又何必獨自佔有一部分私產？更何必帶着累累贅贅的器物從甲地搬到乙地？這樣的世界並非空中的蜃樓，物質的供給又是人力所能操縱的，只要大家具有要牠實現的誠心，牠就實現了。最緊要的是大家刷新，大家發生這一種誠心——我想得太空洞不着實際了。

這一天早上，起身推窗，望那隔江的羣山還正埋頭在白雲的被裏；山腰以下沒有遮蓋，承着陽光，顯出明鮮的綠意。樓下的場上直到江邊，陰陰而愈見靜寂，原來背後是東方，

連山把初陽擋沒了。江面泊着一艘待潮出口的海舶，彷彿是古代留下來的什麼建築物，帶着悽惻孤另的況味。江水又低又平，似乎橫鋪着一條白蠟。

我依着老規矩靠在窗闌，無目的地向前直望。風吹拂過來頗感得些寒意；是西風又是秋風，這就見得無聊了。忽然砰砰的一陣響，從右面的山凹處送出，使我驚訝起來。但是我立刻明白了：建築師今天動身，這聲響當是送行的爆仗。於是側身右望，看是怎麼一回情形。來了，山坡後最先走出個工人模樣的人，執着一根竹竿，竿頭掛着一串細小的紅色的東西。隨後便走出兩兩三三的好些人。大部分是工人的模樣，有三四個也執着竹竿，竿頭也掛有細小的紅色的東西；更有幾個手中拿着大的爆仗；我看他們這麼燃藥線，看那些紅色的爆仗這麼騰躍而上，立即聽得乾脆而宏大的「砰」，「砰」，「砰」，「砰」，「砰」，「砰」，「砰」……小爆仗的聲音尤其密接無閒隙。這樣，把一方的空氣弄得緊張了；從實說，則是我的心被引得緊張了。

建築師夫婦兩個就雜在這羣人中。他那高高的身材，走兩三步就要略微擡一擡頭

的姿態，是衆中特異的，更兼他的服裝和一行人也顯然不同，所以極易辨認。他與兩個人並肩走，時時側顧，談些什麼。他的夫人穿着一件淡紅衣，前幾天我也見她穿過，當時曾想這件衣服至少可以減輕她五歲的年齡。她行時身體很靈活，向這個又向那個談笑着，又屢屢回頭望背後；——背後山凹處是他們幾年來的住宅，但現在是空無所有了，東西早幾天就搬走了，人也開始上路了，或者她不是戀戀於住宅吧？或者她要多望幾望什麼再也不能望見的無形跡的東西吧？

一羣人走下山坡，就來到場上。爆仗的音響漸使耳官起了異感，火藥氣也陣陣地激刺着鼻管。看那建築師夫婦兩個一路笑語着，向站在旁邊給他們送別的人（原來爆仗聲喚來了十幾個人）舉起手來招揚着，似乎很高興的樣子。但是又似乎有點兒勉強，沒有他們平日那樣自然。放爆仗的人只顧忙着放；連響很急，他們的步子也跟着加快；霎時間破碎的大小爆仗散得滿地。其餘的人也不自主地急走，有的靠近建築師或他的夫人說一兩句話（想來是致別語了），有的頭也不回只是走。一切有形的無形的都加倍地

緊張；照此情勢，且將繼長增高至於三倍四倍呢。

我半明不白地想，「他們歸去，」他們送行，」同時看見建築師夫人舉起手臂，向不知是誰揮揚着，似乎發狂的模樣；爆仗是「砰砰……」拍拍……地響着。突然心頭一酸，鼻際也就酸得難過。我不能再看了，於是回過頭來。

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作完

捐鎗的生活

現在的中學生正在那裏受軍事訓練，我不知他們的興味怎樣。我當中學生的時代在清朝末年，那時候厲行軍國民教育，所以我也受過三年多以上的軍事訓練。現在回想起來，旁的也沒有甚麼，只那捐鎗的生活倒是頗有興味的。

我們那時候捐的是後膛鎗，上了刺刀，大概有七八斤重。腰間圍着皮帶，皮帶上繫着兩個長方的皮匣子，在左右肋骨的部位，那是預備裝子彈的。後面的左側又繫着刺刀的殼子。這樣裝束起來，儼然是個軍人了。

我們平時操小隊教練、中隊教練，又操散兵線，左右兩旁的伙伴離得特別開，或者直立預備放，或者跪倒預備放，或者臥倒預備放。當臥倒預備放的時候，胸腹、四肢密貼着草和泥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待教師喊出「舉鎗——放！」的口令的時候，右手的食

指在發彈機上這麼一扳，更是極度興奮的舉動。

有的時候，我們練習衝鋒，斜執着上了刺刀的鎗，一擁而前。不但如此，還要衝上五六丈高的土堆；土堆的斜坡很有點陡峭，我們也不顧，只是腳不點地似的向上跑。嘴裏還要吶喊，「啊！——啊！」宛然有千軍萬馬的氣勢。誰第一個跑到了土堆的頂上，那就高舉手裏的鎗，和教師手裏的指揮刀一齊揮動，猶如佔領了一座要塞。

有的時候，我們練習野外偵察，三個四個作一組，各走不同的道路，向田野、樹林所在出發。如果是秋季的晴天，這事情就大有趣味。乾草的甘味撲鼻而來；各種的昆蟲或前或後，飛飛歇歇，好像特地來和我們作伴；清水的池邊，斷欄的橋上，隨處可以坐下來；陽光照在身上，不嫌其熱，可是周身感到健康的快感。這當兒，我們差不多忘記了教師所講的偵察時候應該注意些甚麼。我們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從沈悶的教室裏逃到空曠的原野裏，作一回捐着鎗的游散。

一年的樂事，秋季旅行為最。旅行的時候也用軍法部勒。一隊有隊長，一小隊又有小

隊長。步伐聽軍號，歸隊，散隊聽軍號，喫飯聽軍號，早起，夜眠也聽軍號。我有幾個同級的好友是吹號打鼓的好手，每逢旅行，他們總排在隊伍的前頭，顯耀他們的本領。我從他們那裏受到薰染，知道吹號打鼓與其他技藝一樣，造詣也頗有深淺的差異；要沈着而又圓轉，那才是真工夫。我略能鑑別吹奏的好壞；有幾支軍號的曲調至今也還記得。

旅行不但揹鎗、束子彈帶，還要向軍營裏借了糧食袋和水瓶來使用。糧食袋掛在左腰間，水瓶掛在右腰間，裏邊當然充滿了內容物。這就頗有點累贅了，然而我們都歡喜這樣的裝束，恨不得在背上再加一個背包。其時鎗也擦得特別乾淨，鎗管烏烏的，鎗柄上不留一點污跡，鎗管的內面是人家所看不見的，可是也用心揩擦，直到用一隻眼睛窺看的時候，來復線條條閃亮，耀着青光，纔肯罷手。

旅行到了目的地，或者從輪船上起岸，或者從火車上下來，我們總是排着成四行的隊伍，開着正步，昂然前進。校旗由排頭筆直地執着；軍號軍鼓奏着悠揚的調子；步伐勻齊，沒有一點錯亂。人家沒有留心看校旗上寫的字，往往說「那裏來的軍隊。」聽了這個話：

我們的精神更見振作，身軀挺得更直，步子也跨得更大。有一年秋季旅行，達到目的地已經是晚上八點過後了，天下着大雨，地上到處是水潭。我們依然開正步，保持着隊伍的整齊形式。一步一步差不多都落在水潭裏，皮鞋的空隙處完全灌滿了水，衣服也溼透了，緊貼着皮膚。我們都以爲這是有趣的佳遇，不感到難受。又有一年秋季，到南京去參觀南洋勸業會，正走進會場的正門，忽然來一陣粗大的急雨。我們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立停，成雙行向左轉，報數，搭鎗架，然後散開，到各個館裏去參觀。明天會場日報刊登特別的記載：某某中學到來參觀，完全是軍隊的模樣，遇到陣雨，隊伍絕不散亂，學生個個精神百倍，如是云云。我們都珍重這一則新聞記事，認爲這一次旅行的榮譽。

旅行時候的住宿又是一件有味的事。往往借一處地方，在屋子裏平鋪着稻草，就把帶去的被褥攤在上面。睡眠的號聲幽幽地吹起來時，大家蚱蜢似地竄向自己的鋪位，解帶子，脫衣服，都覺得異樣新鮮，似乎從來沒有做過的。一會兒熄燈的號聲又起來了，就在一團黑暗裏靜待入睡。各人知道與許多的伙伴在一起，差不多同睡在一張巨大的牀上，

所以並不感到淒寂。第二天醒來當然特別早，只等起身號的第一個音吹出，大家就站了起來，急急忙忙把自己打扮成個軍人了。

從前的捐鎗生活，現在回想起來，頗帶一點浪漫的意味。這在當時主張軍國民教育的人說來，自然是失敗了。然而我們這一批人的青年生活卻因此多得了一種潤澤。

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

我做過將近十年的小學教員，對於小學教育界的情形比較知道得清楚點。我不懂什麼教育學，因為我不是師範出身；我只能直覺地評判我所知道的。評判當然要有尺度，我的尺度也只是杜撰的。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學教育界，滿意的事情實在太少了。我又沒有什麼力量把那些不滿意的事情改過來，我也不能苦口婆心地向人家勸說——因為我完全沒有口才。於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來諷他一下的路上去。我有幾篇小說，講到學校、教員和學生的，就是這樣產生的。

其實不只是講到學校、教員和學生的小說，我的其他小說的產生差不多都如此。某一事象我覺得他不對，就提起筆來諷他一下。我的敘述當然不能超越我的認識與理解的範圍；認識與理解不充分，因而使敘述出來的成爲歪曲變態的形相，這樣的事情是不

能免的。但是我常常留意，把自己表示主張的部分減到最少的限度。我也不是要想取得「寫實主義」「寫實派」等的封號；我以為自己表示主張的部分如果佔了很多的篇幅，就超出了諷他一下的範圍了。

若問創作的經驗，我實在回答不來。我只覺得有了一個材料而不會把他寫下來的當兒，心裏頭好像負了債似的，時時刻刻會想到他，做別的工作也沒有心路。於是只好提起筆來寫。在我寫小說是一件苦事情。下筆向來是慢的；寫了一節要重複誦讀三四遍，多到十幾遍，其實也不過增減幾個字或者一兩句而已；一天一篇的記錄似乎從來不會有過，已動筆而未完篇的一段時間中的緊張心情，誇張一點說，有點像呻吟在產褥上的產婦的。直到完篇，長長地透一口氣，這是非常的快樂。然而這不是成功的快樂；我從來不會成功過。有人問我對於自己的小說那一篇最滿意，我真個說不出來，只好老實說沒有滿意的。也有人指出那一篇還可以，那一篇的那些地方有點兒意思，我自己去復閱，纔覺得果然還可以，有點兒意思。不懂得批評之學，這樣不自知也是應該的，無足深媿。

我一直不把寫小說當作甚勝甚盛的事，雖然在寫的時候，我也不願馬馬虎虎。所謂諷他一下也只是聊以自適而已；於社會會有什麼影響，我是不甚相信的。出一本集子，看的也是作小說的人以及預備作小說的人，說得寬一點，總之是廣大羣衆中間最少最少的一羣。誰沒落了，誰升起了，都是這最少最少的一羣中間的事，圈子以外全然不知道。這與書家寫字、畫家作畫有什麼兩樣？所以要講功利，寫小說不如說書、唱戲、演電影、寫通俗唱本、畫連環圖畫。我最近一年間寫了一部初級小學國語課本，銷行起來，數量一定比小說集子多；這倒是擔責任的事，如果有什麼荒謬的東西包含在裏邊，貽害兒童實非淺鮮。小說要對於社會發生影響，至少在能夠代替舊小說三國志、紅樓夢的時候；如果大多數的同胞都識了字，都歡喜讀新小說，那時候自然影響更大了。

在一篇回憶「一二八」的戰時瑣記裏，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你說作宣傳文字麼，士兵本身的行爲的宣傳力量比文字強千萬倍呢。你說製作什麼文藝品，表現抗鬪精神麼，中國卻是一種書賣到一萬本就算銷數很了不得的國家。在這一點上，我以爲執筆

的人應該沒落。」我是真切地這樣感到纔這樣說的。誰知就有人稱我爲文學無用論者，說我這說法是一種烟幕彈。我並不在這里應戰，用了煙幕彈預備襲擊誰呢？說的人沒有說明白，我至今也還想不透。

我以後大概還要寫小說，當職業的工作清閒一點，而材料在我心頭形成一個凝合體的時候。

戰時瑣記

一月二十五前後，閩北人家移居者紛紛。我家不曾打算過搬。一則看定當局必將屈服，既屈服，總不會有事情了。二則也頗不以那些抱頭鼠竄的人爲然，禍患將至，什麼也不想，只有一個逃，未免卑怯；我們若無其事，彷彿給他們一個抗議。但是到了二十八下午三點過後，全里差不多走光了。鄰居周喬峯先生來說：「聽說會衝突起來的，還是避避的好。」我們於是「動搖」了，扶老攜幼走入租界。對於先前紛紛逃竄的人，我們是「五十步」。

那夜三點光景聽得了鎗聲，非常的激動。激動，當然莫能自明其所以然。說是爲着中國兵這纔打了有意義的仗吧，也許有之，不過當時並不清楚地意識着。

隨後幾天裏，聽說糧食恐將不繼。百業停頓，即本來有業的也暫時成爲失業者。便想到飢餓那部小說裏所寫的情形。飢餓本已踏遍了中國的各地，現在踏到了富室豪商偉

人政客所認爲樂土的上海，中國會換一副面目吧。

平時執筆做一些編錄工作，算是作事。至此纔覺自己實無一事能做。裁縫師傅能替士兵製絲綿背心，看護小姐能爲士兵包紮傷處。凡有實在技能的人都能間接參加這一回戰役，惟執筆的人沒有用。你說作宣傳文字麼，士兵本身的行爲的宣傳力量比文字強千萬倍呢。你說製作什麼文藝品，表現抗鬥精神麼，中國卻是一種書賣到一萬本就算銷數很了不得的國家。在這一點上，我以爲執筆的人應該「沒落」。

傳聞總退卻，不見報載而知其爲真，那一天很難過。一位朋友說：「既這樣，閩北的人不是白犧牲！」我以爲這倒不該這麼說的。

領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派司」，經過一道道日本守兵的檢視，回到舊居去看看殘破情形如何：這是閩北人共同的經歷。我們也是這樣。在將近里門的所在，日本兵檢視「派司」後，知道我們要搬東西，用粉筆在我的衣襟上畫了一個圓圈（是屋主人的符號，對於搬運夫則畫三角形）。在這所在，我看見有好些端正着和順的笑臉的人恭候那

日本兵畫圓圈的。

舊居中了猛烈的彈，三層門窗都不存了，牆上天花板上的粉飾也都震落下來。木器全毀。衣服有了鎗彈孔。書籍埋在灰屑中。就把比較完整的檢出來。一隻喫飯桌，檯木的，是祖傳的家具，只有一個鎗彈孔，到現在全家還在這桌子上喫飯。

沒有日記

現代編者囑交出最近一週間的日記。可是我並沒有日記。在二十歲前後的數年間，曾繼續不斷地寫過十幾本日記；成了習慣，就與刷牙漱口一樣，一天不寫是很不舒服的。怎樣會間斷下來，現在已想不起了。這十幾本東西，包得好好地，放在一個書箱裏，在今春上海戰役中失去了。

有一些人確然應該寫日記；但是像我這樣生活簡單的人似乎沒有必要。今天和昨天相彷彿，明天又和今天差不多，如果寫，無非刻板文字。卽就最近的一週間說，寫日記時就將每天是「看稿多少篇，校排樣多少張，撰小學國語課文多少課。」這有什麼意義？

從家裏的牀而工作所的椅子，而家裏的椅子，這樣就是一天。第二天照樣。莫說有冬夏而無春秋，就是最近半個月的酷熱，也只覺腕底的汗沾濕了紙張而已。若說這就是夏

令，似乎殊無憑證：耳不聞蟬聲，目不見荷花，納涼消暑的韻事也不會做過。但是我並不歎惋，以爲這樣的生活非人所堪。春間炮火連天，每天徘徊街頭或者枯坐在避難所裏，憤慨百端，但沒有一事可爲，那時候我嘗到了空着手不做事的強烈的苦味；聊自排遣，曾經縫了一身自己的衫袴。自從有了這經驗，我比以前不怕忙迫了，有可做，儘量做；節候之感誰還管——如果寫日記，這一節倒是可以寫上去的。

「心是分別不開的」

前晚，善兒將就睡，倦意已籠住他的眉目，忽帶懷喪地說，「聽濟昌說，明天他要跟着祖父母母親回蘇州了。」

在仁級裏，濟昌是善兒最好的朋友。當善兒講起學校裏的玩戲時，我們往往不思念地問「是不是同濟昌？」或者陳說功課的成績時，我們也常常會問「那末濟昌的成績怎樣？」

聽善兒這麼說，知道離別之感襲入他的心了。而在我，更觸動了似已淡忘而實在只是避開不去觸着牠的生死之感，頗覺淒然，看了看善兒含愁的倦臉，說，「你有點捨不得麼？」

「有點的。」善兒說了，又帶希望的神情說，「他說母親說的，隔幾時就要回到這裏。」

來的。」

據我所知，他們要久住在故鄉蘇州了。但是母親這樣說，這就可以窺見母親的苦心；而濟昌驟然離開他住慣了的學校以及親熱慣了的朋友，小心裏怎樣地悵悵不歡，也可從此得點消息。然而在善兒，這是個將來的好夢，又何忍驚破牠呢？因隨口說，「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

「是，我同他最好。」

「你們也有爭執的時候嗎？」

「也有的。但是上了一課下來，又像平時一樣地和好了。」

「大半爲些什麼事情呢？」

「常常爲講到一件事，他說這樣，我說那樣，就爭起來了。」

「唔。」我不禁想到兩個孩子以外去。一會兒，才又問，「你明天怎樣去送別好朋友呢？」

「我想送他一張畫片，裝在鏡框裏。」

「好的。對他說些什麼呢？」

「因為與你分別，把這個送給你，做個紀念。」

「也好的。你還可以這樣說：我們雖然分別，但心是分別不開的。我們要常常寫信，講種種的話，像從前一樣。到蘇州去的時候，一定第一個去看你。你回來的時候，也希望馬上來看我。」

善兒臉上的睡意漸漸消散，離愁也為希望所勝，自去檢出鏡框畫片來，裝好了，用紙包起，在紙面署上濟昌同自己的名字。

昨天下午回家，善兒已從學校裏回來了，我就問，「送別了濟昌不會？」
善兒快快地說，「他到學校裏來取東西，就把鏡框送給他。」

「他說了什麼？」

「沒有說什麼。」

「你說了些什麼？」

「我說你到了蘇州就把地址寄給我。」

「沒說別的麼？」

善兒默然了。

我凝望着淡淡地塗在牆上的斜方形的晚陽，心想兩個孩子這樣默默地分別，未始不是一齣小悲劇呢。

*

濟昌的父親賓若君，我永遠紀念的好友，是給火車輪輾傷而慘死的。在我的黏照片的簿子裏，有他一幀半身的遺像，我在上邊題曰：「是具真誠能實行的教育家。」

賓若君在甬直當高小學校校長，先後邀伯祥同我去當教員。本來是同學，猶如親兄弟一樣，復爲同事，真個手足似地無分彼此，只覺各是全體的一部分。我因年輕不諳世故，當了三數年的教師，單感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時甚且是苦的；但自從到甬直以後，乃

恍然有悟，原來這裏頭也頗有甜津津的味道。

賓若君不好空議論，當然也不作現在所謂宣傳性質的文字，他對於教育只是「認真」當一件事作去。在未到甬直之前，先在詩人所繫繫的虎丘下的七里山塘當小學校長。山塘的店家每看賓若君的往還作他們的時計；而學生家屬有難決的事，如關於疾病資產營業等的，賓若君往往是他們的重要顧問：這就見得他不單是個教讀書寫字的教師。

我與他同事以後，只覺他的誠懇遠過於我，竟略帶壓迫的力量。學生偶犯過失，他邀這犯過的學生到自己的辦事室裏，詳細地開導，嚴正而慈憫，往往至一點鐘兩點鐘末了，那學生揩着悔悟的眼淚退出，賓若君自己的眼眶也好像溼潤了。他熱心於衛生常識的傳授，以為這是一切基本的基本，所以講刷牙齒洗澡等每至兩三星期，講了之後，還要看學生一一依着做了，才覺放心。

他並不主張什麼教育什麼教育像其他的教育者。

他的唱歌是學生時代早著名的，曼聲徐引，有女性的美而無其靡。課畢，學生回去了，我們有時沽酒小酌，酒既半醺，他按拍而歌，雙顏紅潤，殊覺可愛。數闋以後，歌者聽者皆覺無上快適，已消散了積日的勤勞。

我對於他也有不滿意之點，就在他略帶黏滯的性質。他總是「三思而後行」，而我以為未免多了一思或兩思。但是，輕忽債事的先例正多呢，像他這樣審慮再四，欲行又止，即從最平常的方面說，也未必不因而少償了幾件事。所以，我的不滿意只因彼此的氣質有不同罷了。

*

那年暑假已過，我因父親去世，移家住甬直。賓若君家裏有事，來了又回去，說兩三天就來。但第三天沒有來。他是不肯失約的，這不來頗使我們疑怪，揣度的結論是他患病了。次日傍晚，兩艘航船都已泊在埠頭，連船夫也散得渺無蹤跡，而他仍杳然。我同伯祥回家，正在談論他的病不知究竟重不重，那每晚來一趟的瘦臉郵差送信來了。伯祥接信，看了

看，似乎放心又略帶驚訝地說，

「果然，他病了，信是他的老太爺寫的。」

「啊！伯祥抽出信箋看，突然叫起來。我趕忙湊近去看，八九行的話，似乎個個字是生疎的，重看一遍方得明白。信裏說賓若君在崑山下車，車尙未停穩，失足陷入月臺與車身之間，致下半身被軋受傷甚重；現由路局送回蘇州，入福音醫院醫治；醫生說暫時沒有把握，要看一兩天內經過情形再說。」

這消息於我們真是一聲霹靂似地震撼；也不是悲傷，也不是驚惶，實無以名心頭一時的情狀。想到這具有真誠的心的可貴的身軀正淌着紅血，想到老年的父母親愛的哥哥正在傷心這猝然降臨的不幸，我們的心都麻木了……

次日，這消息震盪了全學校的心，有如突然來了狂颶。

又次日，我們買舟到蘇探視。原是懷着寒怯的心情的，到望見福音醫院低低的圍牆時，全身彷彿被束縛了，不相信停會兒會有登岸跨進門去的勇氣。「惟願是夢裏吧！」這

樣無聊地想。

真同夢裏一樣，恍惚地登岸，恍惚地進醫院的門。繁密的綠葉遮蔽了下射的陽光，沙路陰森森的，樹以外飄來禮拜堂裏唱頌禱詩的沈靜而帶悲哀的聲音，一縷哀酸直透心胸，我流淚了。

前邊來了賓若君的大哥勛初君，我們迎上去問，差不多都噤口了，只簡短地低低地說「怎樣？」

勛初君的眼睛網着紅筋，惘然的，想來已經過度的失眠而且流了好些的淚吧。他搖頭默歎，說賓若君失血太多了，至於十之六七，下半身無處不爛，腸也有被軋出來，簡直無望了。

立刻要去看見的是個未死而被判定必死的好友，還能有餘裕想什麼！無形的大石塊早緊緊壓住我們了。我們承着這無形的大石塊，進病房，一切所見全是浮泛的，也不會嗅到病房裏應有的藥氣或者其他的氣味。

賓若君蓋在紅色的被單之下，這個想是醫院裏特別豫備來混淆可怕的血跡，以減輕視疾者的憂懼的吧。但是我們明知這裏面藏着半截腐爛了的身體，雖用紅色，又有什麼用呢？他的臉純乎灰白，眼睛時時張開，頭髮亂結得像衰草。他神志還清，抬起眼來望着我們，說，「你們來看我了，謝謝。我的毛病……學校……嗜……嗜……」一陣劇痛打斷了他的話。

除了「你放心養病，一切都有我們在」這樣虛空的安慰語，還有什麼可說的？不知怎樣的，兩條腿就把我們載出這間病室，與直躺着的賓若君分別了。傷心呵，這就是永遠的分別，我竟不會仔細地多看他一眼！

記得牀頭立着個悲傷的影子，默默的，低頭，是賓若君的夫人。

*

受傷後的七天，賓若君才離棄了人世。我因牽於校課，不曾去送殮。後來知道，賓若君在最後的兩三天裏是喫盡了劇烈的痛楚的。血流得越多，殘破的肌肉和內臟越發不可

收拾，痛覺也越見利害。不曉幾千百回的沈吟哀號，不曉幾千百回的展轉反側，教侍側的人想不出一點辦法。醫生給他打嗎啡針，麻醉他的痛覺，但不見大有效，還是一陣陣地痛。後來他實在擔當不住了，對於自己的命運也已明白，含着眼淚哀懇他的二哥致覺君說，「二哥，你是我的親哥哥，疼我的，請設法讓我早點死去吧！」

致覺君是個誠篤的人，雖然萬分傷心，卻同意於賓若君的要求，就去同醫生商量。

把病人看做死物一般的醫生只是搖頭；他們對於病人親屬的眼淚和哀泣，原視同行雲流水，無所容心。

「他不是絕對沒有希望了麼？」

「是的，絕對沒有希望。」

「他當不起強烈的痛楚呢！」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給他打針。」

「打了針還是痛。」

「這就沒有辦法了。」

「與其教他多延時刻，多喫痛苦，還不如讓他早點解脫：這是我們對於他的唯一的幫助，我們人，人有同情心，不這樣做是我們的罪過！」

「向來沒有這個辦法。」

「哥羅芳之類，你們不是慣用的麼？只要分量適合，給他一嗅，就完事了。」

「我不能依你，因為我是醫生。」

「病人自己願意。」

「不相干。」

「我用病人的親哥哥的名義給你寫筆據，並且簽字在上面！」致覺君鬱悒久了的心情一不自禁，淚珠同哭聲迸裂而出，鵲落地跪在醫生面前。「醫生，我求你，求你的仁慈，請你依我的話！該是犯罪，是殺人，都由我承當！」

「但是醫生的宣誓是決不弄死一個尚有一線生機的生命。」

「不管病人的比死還難堪的痛苦麼？」

「雖然痛苦，生機未盡的決不絕滅他的生機。」

「這是人情麼？」致覺君轉爲憤憤了。

「不問人情不人情，當醫生就得如此。」醫生還是那樣冷靜。

這樣，致覺君只得懷着自己害了弟弟似的歉心再去坐在賓若君的榻前，直看他的生命一絲一絲地自己斷絕！

*

賓若君受傷的消息才傳出的時候，好些的人便開始「逐鹿」，希望繼任校長；他們用了各色各樣的方法，有巧捷的，也有拙劣的。這且不用管。到他的死信傳來，學校裏立刻籠着一重慘霧，卻是千真萬真的事實。特地爲他唱追念的歌，特地爲他刻碑砌入教務室的牆壁，都是用了神靈如是的信念來作的。

開追悼會的一天，致覺君出席道感謝。還沒有開口，出於天性的友愛的眼淚先已流

滿兩頰，開口時是淒苦的聲音。我忍不住，低下頭來哭了。

*

各有各的傷心，可以到一樣的深度而各異其趣，所以說誰最傷心其實是不合的。但據傳聞的消息，賓若君的母親卻太傷心了。她因賓若君死於火車，視火車如殘暴的惡魔。偏是住家貼近西城，每天城外來往的火車不知經過多少回，就得聽不知多少回淒厲的汽笛。她聽着，心就震盪了，彷彿更將奪去她的別的寶貝！有時惘然失神了，有時泫然下淚了。憂傷痛苦籠罩她的一切，差不多沒法繼續她的生活。

關亡招魂之類的方術經人推薦，便時時一試。這當然是迷信；但是只要想起母性的生死不渝的愛，你就不會有那種心存鄙棄的輕薄的行爲了。

其中一個術者聲譽最高，也說得最動聽。她說賓若君已在某某菩薩座側爲童子，光明而快樂；如果生者多多給他念些經卷，生天成佛是十分穩當的。

這是一條新的道路！她開始念經，用着堅強的信念，以爲果得生天成佛，也就差足安

慰。直到現在，念經是她的日課——將永遠是她的日課了。

然則念經完全替代了憂傷痛苦麼？此殊未必，有一事可以證明。因前年江浙戰爭，他們全家搬來，住在致覺君處。每天下午沒到四點半，她必倚着樓廊的欄杆，望致覺君歸來。望到了，這才安心，知道放了出去的寶貝重復回入掌中。致覺君偶或因事遲歸，雖經先期稟明，她必對燈等候，直到看見兒子的笑容確已呈現於面前，然後就睡。使她致此的根原，不就是永遠不得磨滅的憂傷痛苦麼？

*

有時經過致覺君家，望見寶若夫人寂寞的側影，或在灌花，或在閒立，心頭就不禁黯澹了。抱着終生的悲哀，為恐傷翁姑的老懷，想來時時須自為斂抑的吧；而為孩子的前途起見，想也不願意多給他傷感的印象；於是，只有悶悶地暗自咀嚼那悲哀的滋味，這比諸哀號長歎，盡情傾吐，其難堪豈止十倍！

看見濟昌，我同樣地黯然，雖然他是個蘋果紅的面頰烏亮亮的眼睛的可愛的孩子。

賓若夫人對於濟昌，聽說是竭盡了所有的心力的，差不多她自己生存的意義就是爲着孩子。

濟昌與善兒成爲很好的朋友，我覺得安慰，父親與父親突然中斷的緣分，讓他們好好接續下去，直到永遠吧！有一次，善兒來說濟昌小病新愈，在家寂寞，濟昌的母親的意思要他去陪着濟昌玩。我聽說，催善兒立刻去；能夠使人慰悅的事總是我們應該做的，何況需要慰悅的是濟昌母子倆。

現在，兩個孩子暫時分別了。我願「心是分別不開的」這句話說得真切，他們永遠是很好的朋友，把父親與父親的友情鍛鍊得更深厚更堅結，連繫在他們的中間。這不單是濟昌的母親祖父父母伯父等及我的歡喜，也應是永生在我意念中的賓若君的一種安慰。

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作

與佩弦

每回寫信去，總問幾時來上海，覺得有許多的話要向你細談。你來了，一遇於菜館，再見於鄭家，三是你來我家，四呢，便是送你到車站了。什麼也沒有談，更說不到「細」，有如不相識的朋友，至多也只是「顛頭朋友」●。那樣子，偶然碰見，說些今天到來明天動身的話以外，就只餘默默地了。也頗自爲提示，正是滿足願望的機會，不要輕易放過。這自然要趕快開個談論的端，然後蔓延不斷地講下去才對。然而什麼是端呢？我起始覺得我所懷的願望是空空的，有如燈籠殼子，我起始懊悔平時沒有查問自己，究竟要向你細談些什麼。端既沒有，短短的時光又如影子那樣移去無痕，於是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

過幾天後追想，我所以懷此願望，以及未得滿足而感失望，乃因前此晤談曾經得到

愉悅之故。所謂願望，實在並不是有這樣那樣的話非談不可，只是希冀再能夠得到從前那樣的愉悅。晤談的愉悅從那里發生的呢？不在所談的材料深微或偉大，不在究極到底而得到結論（這些固然也會發生愉悅，但不是我意所存），乃在抒發的隨意，如閒雲之自在，印證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你所說的：

……促膝談心，隨興趣之所至。時而上天，時而入地，時而論書，時而評畫；時而縱談時局，品鑑人倫，時而剖析玄理，密訴衷曲……

可謂隨意之極致了。不比議事開會，即使沒法解決，也總要勉強作個結論，又不比登臺演說，雖明知牽強附會，也總要勉強把牠排成章節。能說多少，要說多少，以及願意怎樣說，完全在自己的手裏，絲毫不受外面的牽掣。這當兒，名譽的心是沒有的，利益的心是沒有的，顧忌欺誑等心也都沒有，只爲着表出內心而說話，說其所不得不說。在這樣的進程中，同伴地感着一種愉悅，其味甘而永，同於藝術家製作藝術品時所感到的。至於對談的人，定是無所不了解，無所不領會，真可說彼此「如見其肺肝然」的。一個說了這一面，又一個

推闡到那一面，一個說如此如此，又一個從反面證明決不如彼如彼，這見得心與心正共鳴，合爲妙響。是何等的愉悅！就是一個說如此，又一個說不然，一個說我意云爾，又一個說殊覺未必：因爲沒有名譽利益等等的心在裏頭作祟，所以羞憤之情是不會起的，駁詰到妙處，只覺得共同尋到勝地的樣子，愉悅也是共同的。

這樣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闢的。如其寫個便條，說「月之某日，敬請駕臨某地晤談，各隨興趣之所至，務以感受愉悅爲歸。」到那時候，也許因種種機緣的不湊合，終於沒什麼可說，興味索然的。就如我希望你來上海，雖然不會用便條相約，卻頗懷着寫便條的心理。而結果如何？不是什麼也沒有談，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麼？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將別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別初逢的碼頭，各無存心，隨意傾吐，不覺枝蔓，實已繁多。忽焉念起：這不已沈入了晤談的深永的境界裏麼？於是一縷愉悅的心情同時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味適纔所說，一一雋永可喜，這尤其與茶味的比喻相類。但是，逢到這種愉悅初非意料的。那一年的歲盡日，與你同在杭州，晚間起初覺得無聊，後

來不知談到了什麼，興趣好起來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電燈息了，點起白蠟燭來，離開了憩坐室來到臥室裏，上牀躺着還是談說，兩牀中間是一張雙抽屜的桌子，桌上是兩枝白蠟燭。後來你看時計，你說一首小詩作成了，念給我聽，是

除夜的兩枝搖搖的白燭光裏，

我眼睜睜瞅着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翹過去了。

*

你每次來上海總是慌忙的。顴頰的部分往往泛着桃花色；行步急遽，彷彿有無量的事務在前頭；而遺失東西尤爲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筆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實豈止來上海時，就是在學校裏，課前的預備，我見你全神灌注，表現於外面的情態是十分緊張；及到下課，對於講解的回省，答問的重溫，又常常紅漲着臉。你歡喜用「旅路」這類的詞兒，我想借用周作人先生稱玉諾的「永遠的旅人的顏色」^①一語來形容慌忙的神

氣，可謂巧合。我又想，可惜沒有到過你的家裏，看你辭別了旅路而家居的時候是不是也這麼慌忙的。但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話時，就覺得無須探看「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大概總是「永遠的」了。

你的慌忙，我以為該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你的認真。說一句話，不是徒然說話，要掏出真心來說；看一個人，不是徒然訪問，要帶着好意同去；推而至於講解要學者領悟，答問要針鋒相對；總之，不論一言一動，既要自己感受喜悅，又要別人同沾美利。（你從來沒有說起這些，自然是我的揣度，但我相信「雖不中不遠矣。」）這樣，就什麼都不讓隨便滑過，什麼都得認真。認真得利害，自然見得時間之暫忽。如何教你不要慌忙呢！

看了你的「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見你什麼都要去賞鑑賞鑑，什麼都要去嘗嘗味兒，或許要以為你是一個工於玩世的人。這就錯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興玩這件就玩這件，不高興則丟在一邊，態度是冷酷的。而你的情形豈是這樣呢！你並非玩世，是認真處世。認真處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觸，就交付以全生命，態度是熱烈的。要

講到「生活的藝術」我想只有認真處世的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藝術家云乎哉！——這幾句就作你那篇文字的「書後」你以為用得着麼？

*

這回你動身，我看你無改慌忙的故態。旅館的小房間裏，送行客隨便談說，你一壁聽着，一壁檢這件，看那件，似乎沒甚頭緒的模樣。館役喚來了，教把你新買的一部書包在鋪蓋裏，因為箱子網籃都滿滿了。你幫着拉毯子的邊幅，放了一邊又拉一邊，更有伯祥幫着，但結果止打成個「跌尸」鋪蓋。」於是你把新裁的米通長衫穿起來，剪裁寬大，使我想起法師的道袍；你的臉上略帶着小孩子初穿新衣那樣的驕意與羞慚。一行人走出旅館，招呼人力車，你則時時回頭向旅館裏面看。記認耶？告別耶？總之，這又見得你的「認真」了。

在車站，你悵然地等待買票，你來回找尋送行李的館役，在這黃昏的燈光和朦朧的煙霧裏，「旅人的顏色」可謂十足了。這使我想起前年的這個季候在這裡送頤剛 頤剛

也是什麼都認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現慌忙之態，也同你一樣。自從這一回送別之後，還不曾見過，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幾個人着意搜尋，都以爲行李太重，館役沿路歇息，故而還沒送到。那知他們早已到了，就在我們旋旋轉的那塊地方的近旁。這可見你慌忙得可以，而送行人也不無異感塞住胸頭。

爲了行李過磅，我們同看那個站員的鄙夷不屑的嘴臉。他沒有禮貌，沒有同情，呼叱般喊出重量同運費的數目。我們何暇惱怒；只希望他對於無論什麼人都是這樣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你的兩手裏只餘一隻小提箱和一個布包。「早點去佔個坐位吧，大家對你這樣說。你答應了，顛頭，欲回轉身，重又顛頭，臉相很窘地躊躇一會之後，你似乎下了大決心，轉身逕去，頭也不回。沒有一歇工夫，你的米通長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臺的昏茫裏了。」

- 這是蘇州話，言僅僅識面的朋友。顯念勿亡音。
- 見自己的園地三四八頁。
- 尸亡，蘇州方言，鬆散的意思。

兩法師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著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丐尊先生給牠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纔知道得詳明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

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點頭。我也點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著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領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著，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後影。

第二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爲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著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更攙著一些愴悅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

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著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丐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著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好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愧自

已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爲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般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遺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脚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脚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羣人，那里有第二雙這樣的脚！

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丐尊先生告我，他嘗歎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的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爲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爲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於會把牠淡忘。這因爲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著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採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衆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爲有點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法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_不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人某君曾說他不曾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

麼一回事。但是板著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開太平寺，有人家借這里治喪事，樂工以爲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纔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著，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爲弘一法師當是和尙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癢；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祕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著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會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纔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謂「我執」「法執」的兩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喫苦；人誰願意喫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的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別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感得空虛；而印光法師卻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警效，這纔覺得著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來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里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裏，裝釘作似的，線裝和裝的書堆著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著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牠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尚，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著「讀後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

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爲宗教家了，我想。

一九二七年一〇月八日作

據說，佛家教規，受戒者對於白衣是不答禮的，對於皈依弟子也不答禮；弘一法師是印光法師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禮甚恭，一方顯頭受之。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七日記。

不甘寂寞

今年夏間，錚子內姑母病歿。當熱作昏沈的時候，對她的姪女口述四語道：「淒風苦雨，是我歸程。蓬萊不遠，到處飛行。」

科學的地說起來，所謂精神是有機體發達到了一定階段所產生出來的，牠是某一些有機體特有的生理上的屬性或一種機能；換言之，牠是有機體的神經系統所發生的一種作用；有機體破壞，精神作用也就跟着消滅。但是，就一般人情說，死如果等於「從此消滅」把以前曾經存在的賬一筆畫斷，那是非常寂寞的事。受不住這種寂寞，便來了死後依然存在的想頭。依然存在，自當有所居的境界和相與的伴侶。這各依自己的信仰和想像來決定；在已經走近了生死的界線的當兒，往往會造成一些「奇蹟」供後死者傳說無休。如信鬼者臨死，會有祖先或亡故的親屬到來，導往冥土；基督徒便遇見生着鳥翅

勝的天使，迎歸天國；佛門弟子則由佛來接引，往生淨土，試翻淨土聖賢錄，這類故事不可勝數。基督徒何以不會遇見祖先或亡故的親屬呢？蒙佛接引的又何以祇限於念佛念佛的人？這其間的緣故，原是一想便可以明白的。

最受不住這種寂寞的應該是修持淨土的人了。他們把死看做往生淨土與墮入地獄的歧路口。其設想淨土與地獄，都源於死後依然存在這一念；而淨土悅樂，地獄痛苦，所以臨到歧路口必須趨此舍彼。於是一心念佛，平生用盡工夫；指望臨命終時，此心不亂，仍能稱誦佛號，蒙佛引歸淨土。還恐怕自力不夠，便豫先告誡親屬後輩，當已臨終，慎勿啼哭，啼哭則此心散亂，便將墮入地獄苦趣；惟有助念佛號，最爲功德無量。曾讀當代某大師的文鈔，厚厚的四本，差不多全講這一些：教人對於死這一件大事怎樣去做豫備工夫。他們的不甘寂寞也就可想而知了。

「蓬萊不遠」的蓬萊正無異於基督徒的天堂和佛門弟子的淨土。

更從送死者這一方面說，斷了氣的一個人如果就此靈爽無存，斬絕了曾與世間發

生過的一切關係，那也是非常寂寞的事。承認他存在於另一個世界裏吧；惟有這樣纔好比寶物雖不在手頭，而存放在外庫裏，並非就此失掉，便也足以自慰。從這一念，於是來了種種送死的花樣。

這回因錚子內姑母的喪事，把久已忘懷了的故鄉種種送死的花樣溫理了一過。逢七，不請和尚唸經，便延羽士禮懺。教死者受佛門的戒，由和尚給與法名；另一方面，羽士起「給錄」的法場，派定死者在瑤池會上當一份小差使，也別有道號。佛教徒呢？道教徒呢？只好說「兼收並蓄」。逢七前一天，到各個城隍廟裏去燒「七香」。城隍是冥土的地方官，到他們那里去燒香，無非希望他們對於新隸治下的鬼囚高抬貴手，不要十分難爲；老實說，這是去行賄賂。既已是佛門的戒徒，瑤池會上的「職仙」，何以又成爲城隍治下的鬼囚呢？這其間的矛盾誰也不去想。總之，多方打點，只求於死者「死後的生活」有利。

紙製的服用器物，凡想得到的都特製起來焚化。細針鑿花的是紗衣，紙背黏一點薄棉的是法蘭絨，摺成凹凸紋的是絨繩衫，灰紙剪細貼在衣裏的是「小毛」，黃紙剪細貼

在衣裏的是「大毛」。桌椅箱籠，鏡奩盤盒，乃至自鳴鐘，熱水瓶，色色俱備，而且都是「摩登」的款式。因為死者生時愛打「馬將」，便付與一副馬將牌，加上三道「花」，還有「財神」和「元寶」。死者使用着這些器物，「死後的生活」大概很「舒齊」的了，只是還沒有自己的房子，租賃人家的房子終非久計。據說在最近的將來就有一所紙房子為她建築起來了。

死者每天進食三次，中午用飯，早晚用點。食畢便焚化紙錠。逢食拿錢，這是陽世生活所沒有的。唸經禮懺的日子則焚化得特別地多。統計七七中所焚化的紙錠，至少可以堆滿半間屋子。普通紙錠是用一張錫箔摺成的；還有用幾張錫箔湊合摺成的中空的正方體，名之曰「庫」。中間容納一隻菱形的小錠。這東西非常貴重，據說只須有極少的幾個，便可以在冥土開一月「典當」。這回焚化這樣的「庫」也不少。在冥土，新開的「典當」像上海四馬路的書局一樣一家一家接連起來了吧。教死者去剝削窮鬼實非佳事，這一層當然不去想了；想到的只是從此死者將成為冥土的巨大的財主。

靈座旁安置一件銅器，名之曰「磬」，卻是碗形圓底的東西。每天須敲這東西四十九下；恐怕少敲或多敲，便用四十九個銅錢來記數。說道死者一直在那里趨行冥土的路程，而冥土是黑暗的，須待磬聲一響，纔有一段光明照見前路。如果少敲了，光明不繼，那就有迷路的危險；多敲了呢，光明太強，耀得趨行者眼花，也許會累她跌交。這樣說起來，死者並不住佛土，也不在瑤池，也不作城隍治下的鬼囚，也不安居冥土的寓所，享受豐美的起居飲食，也不當許多月「典當」的大老闆，吮吸窮鬼們的鬼脂鬼膏；卻在那里作踽踽獨行的「旅鬼」。

承認死者存在於另一個世界裏，可是終於不能確定死者的境況，這因為這種種矛盾荒唐的花樣原來由送死者想像出來的。送死者忙着這種種的花樣，彷彿得到了撫慰，強烈的悲感便漸漸地輕淡了。

過節

逢到節令，我們依着老例祭祖先。蘇州人把祭祖先特稱爲「過節」；別地方人買一點酒菜，大家在節日喫喝一頓，叫做「過節」；蘇州人對於這兩個字似乎沒有這樣用法。過節以前，母親早已把紙錠摺好了。紙錠的原料是錫箔，是紹興地方的特產。前幾年我到紹興去，在一個土山上小立，只聽得密集的市屋間傳出達達的聲音，互相應答，就是在那里打錫箔。

我家過節共有三桌。上海弄堂房子地位狹窄，三桌沒法同時祭，只得先來兩桌，再來一桌。方桌子僅有一隻，只得用小圓桌湊一湊。本來是三面設坐位的，因爲椅子不夠，就改設一面。杯筷碗碟拿不出整齊的全套，就取雜色的來應用。蠟蓋彎了頭。香爐裏香灰都沒有，只好把三枝香擱在爐口算數。總之，一切都馬虎得很。好在母親並不拘拘於成規，對於

這一切馬虎不會表示過不滿。但是我知道，如果就此廢止過節，一定會引起她的不快。所以我從沒有說起廢止過節。

供了香，斟了酒，接着就是拜跪。平時太少運動了，才過四十歲，膝關節已經硬化，跪下去只覺得僵僵的，此外別無所思。在滿坐的祖先中間，記憶得最真切的是父親跟叔父，因為他們過世最後。但是我不能想像他們同十幾個祖先擠坐在兩把椅子上舉杯喝酒舉筷喫菜的情狀。又有一個十一歲上過世的妹妹，今年該三十八了，母親每次給她特設一盆水果，我也不能想像她剝橘皮吐桃核的情狀。

從前父親跟叔父在日，他們的拜跪就不相同。容貌顯得很肅穆，一跪三叩之後，又輕輕叩頭至數十回，好像在那裏默禱，然後站起來，恭敬地離開拜位。所謂「祭如在，臨事而敬」他們是從小就成爲習慣了的。新教育的推行跟時代的轉變把古傳的精靈信仰打破，把儒家的報本返始的觀念看得並沒有甚麼了不得，於是「如在」既「如」不起來，「臨事」自不能裝模作樣地虛「敬」，只成爲一種毫無意義的例行故事：這原是必

然的事情。

幾個孩子有時跟着我拜；有時說不高興拜，也就讓他們去。焚化紙錠卻是他們歡喜做的事情，在一個搪瓷面盆裏慢慢地把紙錠加進去，看牠給火燄吞食，一會兒變成白色的灰燼，彷彿有冬天撥弄炭火盆那種情味。孩子們所知道的過節，第一自然是喫飯時可有較好較多的菜；第二，這是家庭裏的特種遊戲，一年內總得表演幾回的。至於祖先會扶老攜幼地到來，分着左昭右穆坐定，喫喝一頓之後，又帶着錢鈔回去：這在孩子是沒法想像的，好比我不能想像父親跟叔父會到來參加這家族的宴饗一樣。從這一點想，雖然逢時過節，對於孩子大概不致有害吧。

詩人

甲 近來有新詩嗎？

乙 沒有，久已沒有了。

甲 阿！未免使詩壇寂寞。不知有多少讀者正渴望着你的新詩呢。

乙 我倒沒有想到這一層。

甲 在醞釀那更偉大更名貴的詩篇吧？

乙 一點也不。詩跟我疎遠了，疎遠得像消散了的夢，我也不想去找牠。

甲 這是多麼可驚的事，詩會跟你疎遠！你遇到了甚麼意外的事吧？

乙 沒有遇到甚麼意外的事，我還是平常的我。

甲 那末……

乙 那末甚麼？

甲 那末不應該變了常例，好久不作詩。總有點不同往日吧？你得仔細省察一下。

乙 也不用仔細省察，我只覺得近來填滿腔子的都是恨。

甲 喔，原來如此。是春恨呢還是別恨？——這些都是再好不過的詩題。

乙 都不是，都不是。

甲 那末一定是生老病死，人生無常，那個澈底的大恨了。這也是絕好的題材，古代的詩經跟古詩十九首裏，就有屬於這一類的好些名篇。

乙 也不是。告訴你，我所恨在乎「生」之後，「老病死」之前。

甲 在中間，中間是甚麼東西呢？

乙 我恨我們這個生活，我恨形成我們這個生活的社會。

甲 原來你不聲不響，轉成厭世派了。那末，也不妨作幾首游仙詩招隱詩，聊以寄意呀。

乙 你的心思真像彈簧一般，聽說恨這個生活，馬上一彈彈到了厭世派。恨着這個，不可

以望着那個嗎？那個也是生活，也是社會呀。又那里搭得上甚麼厭世派！

甲 這倒不錯。我不妨把彈過去的自己檢回來。但是，我要聽你說爲甚麼要恨。

乙 阿，我們這個生活！愚昧高高地坐在頂上，抽着他的狠毒的鞭子；強暴密密地圍在四周，刺着他的鋒利的刀劍；不容聲響，聲響就是罪惡；不容喘息，喘息就是乖逆；再也不用說昂頭挺胸走幾步，放懷任意談一場：你想，這還成甚麼生活？除了厭世派（他們本來就不願意好好地活在世間）誰還能不恨？

甲 確然如此，確然如此。我也覺得有點悵悵然了。

乙 你跟我原是同一個網裏的魚呀。我們處在同一個社會裏，過着同樣的生活，當然會抱着同樣的恨。

甲 那末，怎麼辦呢？我們正像同舟共濟的伙伴，彼此該有個商量。

乙 我自己跟自己商量過了，不妨告訴你。

甲 希望你的意思比金子還名貴。

乙 我的意思是這樣：恨，不妨填滿了腔子，不妨像海一樣深，可是，決不能徒然是恨。徒然是恨，只有毀滅了自己，此外沒有半點結果。

甲 我也能明白，這是個雖簡單卻真實的道理。肚子餓的時候，要是不想法子找東西喫，不是只有餓死了自己嗎？

乙 怎麼不是並且，單只會恨，可是沒有力量來消釋這個恨，這樣的人配恨嗎？這是喪失人格，也就是毀滅了自己。

甲 那末……

乙 所以我決意拿出我的力量來，親自動手，把這個生活撕成粉碎，讓牠再也拚湊不攏來；同時另外建造一個新的。

甲 好大的志願！但是，這只怕不是你的事情。

乙 怎麼不是我的事情？這不單是我的事情，而且也是你的事情。

甲 你忘記了你是詩人了。

乙 我是詩人嗎？

甲 你決不至於消失了記憶力。報紙雜誌上提起你的名字，不是總給加上「詩人」的字樣嗎？

乙 這是別人這樣寫的，我並沒有關照他們這樣寫。

甲 他們這樣寫，原爲你能夠作詩的緣故。

乙 我雖然能夠作詩，但是我也能夠做人；與其稱我爲詩人，不如直截了當稱我爲「人」好了。

甲 你究竟作了許多不是人人所能作的詩。

乙 所以必得稱爲詩人嗎？

甲 正是這個意思。

乙 就算是詩人，又怎樣呢？

甲 詩人自有他的園地，自有他的工作。詩人的收穫能夠清醒人家的心靈，安慰人家的

痛苦具有無上的價值，正不必再去栽培旁的。像你所說的，撕碎了一個，再來建造一個，這太現實了，太功利了，是另外一種人的事情，不是詩人的本分。

乙 原來這裏頭有這樣一個圈套。

甲 甚麼圈套？

乙 世間的圈套很多，往往用很好的名目引你去鑽，鑽了進去之後，你就休想有自由天地。譬如當尼姑，專門替人家懺悔罪孽，超度幽魂，豈不是個很好的名目？但是當了尼姑之後，任他春花秋月，總不容你「思」一思「凡」。孽海記裏的小尼姑可不管，她「思凡」而且「下山」，所以對於她的笑罵一直延到如今，並且可以料想，會延到很遠的將來。這是何等可怕的一個圈套！用詩人的名稱來加給人，無非是同樣的圈套。

甲 你說笑話了，哈哈。

乙 倒並非笑話。思凡是尼姑最切身的事，爲甚麼當了尼姑就不許思凡？難道尼姑只該

替人家懺悔罪孽，超度幽魂，卻不該實現自己的願欲嗎？同樣的情形，撕碎一個再來建造一個是最切身的事，爲甚麼被稱爲詩人的時候就做不得？難道詩人只該給人家當清心丸或者忘憂草，卻不該當心自己的生活嗎？——我若是尼姑，決不怕人家的笑罵，要思凡就思凡。我現在被稱爲詩人，雖然你說其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又豈能搖動了我的心呢？

甲 哈哈，你要把尼姑對比到底了吧？

乙 哦，十年二十年之後，也許有真好的詩出現，這好詩的作者也許就是我。

甲 歡喜之至，詩壇終究不至於寂寞了！

一九二六年作

水患

甲 水只是涌進來，涌進我的田裏，像山瀑歸壑一般。我的天呀！我的田！

乙 你看我的田，白茫茫一片，竟改裝爲湖蕩了。底下是蔥綠的禾苗，現在該要腐爛了。啊，我的寶貝！我的生命！我的蔥綠的禾苗！

甲 你這樣說，更引起我的傷心。還是前十幾天的時候，我已經發見了透出尖來的花穗。你想，假如沒有這水災，現在該是什麼樣子了？

乙 啊，我的眼淚要滴下來了！還不是漫天遍野，一片稻花香麼！稻花香，稻花香，你在那裏？我張開了兩個鼻管在嗅你呢，你在那裏？

甲 往後不堪設想呢！

乙 我簡直不敢往後想。

甲 不敢想就完畢了麼？

乙 怎麼講？

甲 事實會教你不得不想。你有嘴，你有肚皮，你有老婆，你有兒子，你能夠不想麼？

乙 我不過這樣說說罷了。不瞞你說，我是三個整晚沒有睡熟了，只是在那裏想，想眼前的災難，想將來的困苦。

甲 單是想想也沒有用，我們該想法子。

乙 當然，我們該想法子。

甲 我想，我們有的是力量，給我們災害的是衝決的河水，我們就該抵擋這河水。

乙 好，抵擋這河水！我把眼淚揩乾了，我現在覺得我們的將來不定是困苦，說不定還是比往年更甚的滿足。

甲 我們一起來工作罷！

乙 我們一起來工作！我們同志，我們一夥兒，現在大家先伸出手來。手在這裏！

甲 手在這裏！

乙 我們緊緊的握一握罷！

甲 我們緊緊的握一握罷！

甲 你預備幹什麼，把衣服脫得精光？

乙 我要下水去，把河底的泥挖起來，故而脫了衣服。

甲 哈哈，好笨的法子。我不想脫衣服，也不預備挖起河底的泥，我只要築一道壩。所以，我帶了扁擔畚箕來。

乙 一道壩就有用了麼？

甲 防水築壩，小孩子也明白的，怎樣會沒有用？

乙 你看上游的水來得多厲害，立刻會衝毀了你的壩。我不贊成你這種苟且的法子！

甲 依你怎麼樣？

乙 我早已告訴你了，我要挖起河底的泥。待把河身挖得很深的時候，上游的水勢雖然急，也不會泛濫到我們的田裏。

甲 嗤，等你把河身挖得很深的時候，現在浸在水底的禾苗早已腐爛淨盡了。我不贊成你這種迂遠的法子！

乙 對不起，我是很相信自己的主張是可靠的，我不願意丟了自己的可靠的主張。

甲 你以為我是隨便說說，不很相信自己的主張的麼？老實說，我再三考量過，這邊那邊都想到，才決定這個主張的。我願意執持我的主張，比武士執持他的戈矛還要堅強。

乙 太可笑了，這等粗魯的苟且的法子，也要執持着不肯改變，不是愚笨是什麼，不是成見是什麼！

甲 你不要當着我的面說這等屁話，你要知道侮辱人家的意見，比侵犯人家的身體還要罪惡，還要該死！不客氣，像你這等麻煩的迂遠的法子，只有大大的笨伯才想得，我也不高興來說你是什麼了！

乙 你才是屁話！——我是什麼？你說！你說！我一定要你說！

甲 你定要我說，我不妨說。你在那裏做夢！你的腦子是沒有三條皺紋的！

乙 太侮辱人了！你混帳！你不是東西！

甲 你破口就罵麼！我也罵你，你是豬！是蠢然的豬！

乙 氣死我了，同你這種東西一起站在大地之上，真是倒楣！我要飛上天空去，先自洗去腳底裏沾着的泥，因為這泥是你所站的這塊地上的。

甲 我的肚皮也幾乎給你氣破了。我要另外去找一個太陽，再也不願與你這蠢然的豬同在一個太陽的照臨之下！

*

甲 他真肯同我合作麼？現在的時代，好人早已死完了，而且骨頭也化爲灰塵了，活在世上的，誰也不會是好人。說什麼公衆的利益，說什麼彼此的好處，說什麼同志，說什麼一夥兒，我都明白，全是挂在嘴唇上的門面語，說起來彼此耳朵裏覺得好聽些，臉上

也似乎好看些。其實呢，第一是爲自己，第二是爲自己，第三第四還是爲自己。他瞞得過我麼？他的田是有名的壞田，又是低，又是瘦，一畝田收不到幾斗米。他醒裏夢裏都在那裏祈禱，最好天公把他的田漲高幾尺，又賞給他最好的肥料。可惜天公沒有依從了他的願望。現在，他想機會來了，借了抵當水災的名兒，就教我幫他的忙，去挖河底的泥。挖了泥起來，放在什麼地方呢？他一定會說，「隨隨便便放在我的田裏就是了。」於是他的田就慢慢的高起來了。而且那河泥是多麼肥呀。是傻子才會上這個當，出了汗，費了氣力，卻去填高別人的田！他這傢伙真不張開眼睛的，會把這個當來給我上，真是豬豬！

乙

真要給他氣死的，「該想法子，該想法子，」原來他想他的法子，又教人家幫着他想他的法子！本來，同人家合夥作事，成功以後彼此只得各半的好處，現在的人是誰也不感滿足的。他是特別的好人麼？我看看不像，我想他自己照着鏡子看看也未必像。

所以他的主張是完全爲着他自己的好處的。他的田不是靠着河邊麼？我聽見他說不止一回，「可惜這田岸太狹了；不然，在這裡架一個堰，一壁種田，一壁捕魚，倒是很好的事呢。」現在他主張築壩，那是不用商量的，自然築在他的田旁。壩築好了是不會逃走的，於是他可以架起罾來捕魚，而且牽一頭牛走過也方便了，來回登岸上船也方便了。這些完全是他的利益呀。但是要我幫他一半的氣力，而且是個好聽的題目，協力合作，抵當水患！我假若看不透他的詭計，才真是「大大的笨伯」呢。可惡透了，竟把人看做沒中用的笨伯，真是混帳！真不是東西！

*

水

嘩~~~~嘩~~~~一點沒有障礙，一點沒有阻當，要到那裏就是那裏，自由呀，自由呀，我才是自由的！王白茫茫的，波漾漾的，你看，全是我的國土。啊，我的勢頭方興未艾呢！我有山岳一般的力量，我有烈火一般的氣燄，這是眼前的事了，什麼東西都要給我壓在底下，什麼東西都要破敗成爛泥殘屑。只在昨天，倒略微上了些心事。聽說有一位

甲先生一位乙先生要合着力來同我爲難了。但是我立刻就放心了！因爲他們兩個方才握了手，接着就是鬧意見，後來竟分開了，卻彼此不會動一動手。這不是給我一個保證，表明再沒有別種勢力能同我對敵了麼？我的國土還會不就等於全世界麼？啊，我的勝利！我的光榮！嘩~~~~~

*

甲 又碰見了。

乙 我想向你說一句話，你願意聽麼？

甲 我也這樣想。你不妨先說。

乙 只有一句，我想了一整夜想出來的，就是，這樣子下去不對呀！

甲 你怎麼揣知我的心的？我正想向你說：這樣子下去不對呀！

乙 我並不曾揣知你的心，我的心自己這樣想。

甲 那麼彼此同心了。不對的緣故，是不是因爲水勢越來越大，而我們還不會動手對付

牠，結果受那莫大的困苦的就是我們？

乙 不錯，是這個緣故。

甲 那麼更見得彼此同心了。我想，如果昨天動了手，今天的水勢總要差一點吧。

乙 昨天爲什麼終於不會動了手，我們得反省反省。

甲 我很慚愧，我太過堅持自己的意見了，因而絕不考查你的意見究竟怎樣，總給你一個反對。

乙 你說慚愧，我何嘗不慚愧，我犯的正是同樣的毛病。

甲 索性告訴了你吧！我還疑心你完全爲的私見，因爲要填高你的低田，才想出你的方法，教我給你當義務的幫役。

乙 我也當着你懺悔了，我對於你的疑心是你要補救那田岸太狹的缺憾，所以想出你的方法，教我給你充臨時的奴隸。

甲 哦，不幸得很，彼此給魔鬼射中了一枝冷箭！但是，現在大家坦白的說出來了，兩枝冷

箭也就拔去了。

乙 啊，狠毒的冷箭！牠幾乎教我們下沈入卑鄙的路，永遠與正大光明絕緣。我此刻想，人與人交接，爲什麼不把坦白的心相見呢？爲什麼定要這樣那樣的揣想，總把不好的事情加到別人身上去呢？真是沒有理由！

甲 的確沒有理由！惟坦白的心具有黏性，一個同一個團結起來，而且越團越緊。

乙 而且，心既坦白，鬧意見的事情也就少有了，大家爲着事實着想，是是，非是非，有什麼可鬧的呢？

甲 我們詛呪猜疑吧！我們詛呪鬧意見吧！

乙 及今詛呪，我們的工作已經被耽誤了一天了。

甲 雖然耽誤，也還值得，現在我們認識了這枝冷箭了。

乙 你說得不錯。那末，我們動手工作吧，要加工的做，要合力的做。

甲 好！要加功，要合力，我現在具有十二分的勇氣！

水

乙 我們先一同來築一道壩，暫時把水勢擋一擋！然後一同挖掘河身，使能永久容受洶洶的水量。

甲 不是你的我的法子都用得到了麼？

乙 你要記着，現在我們不再鬧意見了，完全就事實着想。

甲 今當真個合力工作之先，該從新伸出手來。

乙 手在這裏。

甲 我們緊緊的握一握吧！

乙 我們緊緊的握一握吧！

一九二六年作

上海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0585B

